

汝寧府志卷二十三

藝文

汝陽縣

雜論

西桓寬

客曰余視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燦然皆有天下而南而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竝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辨者陳其詞閭閻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畧觀矣然

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向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墨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激切而不燥斌斌然斯可謂宏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尙權利辟畧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隤

其姓以及厥宗車丞相卽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司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何足選哉

大旱對

周舉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媾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

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大事尅己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鱉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循其實猶緣木求魚卻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

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  
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  
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上言刺史奏事

東漢張 酺

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  
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  
止勿奏事今因以爲故事臣愚以爲刺史視事歲滿可  
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恐好惡過所道事所聞見  
考課衆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  
狀逆詔書行罪法冀勅戒其餘令各敬慎所職於以衰  
滅貪邪便佞韓詩外傳曰王者必立牧方三人所以使

漢書卷二十一  
三  
窺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寃  
失職賢而不舉者入告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  
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耶如何乃有饑寒而  
不得衣食獄訟而寃失職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  
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辟  
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  
所以開四目通四聰

汝潁士優劣論

孔融

融以汝南士勝潁川士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  
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其於道中潁川士雖抗  
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

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潁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  
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  
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  
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  
雖有竒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  
俱下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  
洪爲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闕乞代弟命便飲  
醜而死弟用得全潁川士雖尙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  
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  
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  
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

命直言者也

風俗通序

應劭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散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襍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邱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



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  
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  
生故言語歌謠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  
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  
尚書天子巡狩至於岱宗觀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  
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  
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繇此言之爲政之要  
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嘗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  
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亾遺脫漏棄  
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子有梗槩  
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

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闕麗也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子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啟之耳昔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上桓帝疏

陳蕃

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春秋下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

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  
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  
產百萬之資子孫尙耻愧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  
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  
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  
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  
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  
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  
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于陛下有何恨  
愬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  
譴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

法苑珠林卷二十三  
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  
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  
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  
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  
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  
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曉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預  
政之源引納尙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  
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貞符瑞豈  
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當自勉強敢以死陳

司空袁逢碑

蔡邕

凡所臨君明而先覺故能教不肅而化成政不嚴而事

治其惠和也晏晏然其博大也洋洋焉信可兼三才而  
該剛柔無射於人斯矣銘曰天鑒有漢賜茲世輔顯允  
厥德昭允休序峩峩雍宮禮樂備舉穆穆天子孝敬允  
敘降拜屏著奉饋四序威儀聿修化溢區宇乃尹京邑  
總齊禁旅

周巨勝碑

蔡邕

君諱勰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勳之子也君應坤  
乾之淳靈繼命世之期運元懿清朗貞勵精粹體仁足  
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授天  
心以立鈞贊幽明以揆時沉靜微密淪於無內寬裕宏  
博含乎無外巨細洪纖罔不綜也是以實繁於華德盈

於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以郡守梁氏  
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孝廉乃俯而  
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存衡門講誨之樂不屑已也又  
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  
材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蓋亦多矣聞君  
洪名前後三辟卒不降身由是搢紳歸高羣公事德太  
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賢良方正州舉孝廉皆病不就擾  
攘之際災眚仍發聖上詢諮師錫策命公車特徵君仰  
瞻天象俯察人事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託疾杜門靜  
居里巷外無人跡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強禦不能  
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闢門延賓

享宴娛樂及秋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幾知  
命可觀於斯矣洋洋乎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  
足以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在上  
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光日月洞靈神明  
如君之至者與竄所謂天民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期  
考遐邇歎悼痛心失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旌休美其  
辭曰厥初生民天錫之性有履有醇有否有聖伊惟周  
君允卜其正誕茲明德自貽哲命煥乎其文如星之布  
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追踪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覃  
思德謨邈世無悶屢辭王寮洋洋泌邱予以逍遙勉爾  
童蒙是訓是教瞻彼榮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伴此宏

高名振華夏光耀昆苗清風丕揚德音孔昭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

蔡 邕

維光和七年司徒袁公夫人馬氏薨其十一月葬哀子  
懿達仁達銜恤哀痛靡所寫懷乃撰錄母氏之德履示  
公之門人觀文感義采石於南山謠之羣儒假貞石以  
書焉夫人右扶風平陵人也曾祖中水侯祖將作大匠  
考南郡太守中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  
誕生孝章婚姻帝室世爲名族夫人生應靈和德精性  
妙角犀豐盈實有偉表溫慈惠愛慎而寡言幼從師氏  
四禮之教早達窈窕德象之儀及笄求匹明摭供治婦  
業孝敬婉孌畢力中饋後生仰則以爲模憲自公厯據



王室官至宰相夫人營克家道扶翼政事聰明達乎中  
外隱括及乎無方不出其機化導宣暢童子無驕逸之  
尤婦妾無捨力之愆故能窮生人之光寵獲福祿之豐  
報春朝政於王室躬柔繭於蠶宮春秋六十有三寢疾  
不永懿等追想定省尋思髣髴哀窮念極不知所裁乃  
申辭曰於穆母氏其德孔休思齊先始百行聿修宣慈  
惠和恩澤並周義方之訓如川之流俾我小子蒙昧以  
漉不享遐年以永春秋往而不返潛淪大幽嗚呼哀哉  
几筵虛設幃帳空陳品物猶在不見其人魂氣飄飄焉  
所安神兄弟何依姊妹何親號咷切怛曾不我聞吁嗟  
上天何辜而然傷逝不續往者不旋

答周宏正詔

梁武帝

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詞深理奧東魯絕編之  
思西伯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聖自商瞿稟承于  
庸傳授篇簡湮沒歲月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梁邱擅  
瑯琊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荆山之寶各盡元  
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畧近縉紳之學咸有稽疑隨  
答所問已具別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  
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少暇試當討論

又卹周捨書

梁武帝

故侍中護軍將軍周子捨義該元儒博窮文史奉親能  
孝事君盡忠歷掌機密清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

終亾之日內無妻妾外無田宅兩兒單貧有過古烈往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

平淮西碑

唐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芽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愿適去稂莠不薶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

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檀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子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附和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宗祖所以付任子者庶其在此子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允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

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  
之曰宏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皆將  
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愨汝帥唐鄧遂各以其兵  
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  
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宏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  
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  
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鉞通  
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譴  
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憫士大夫戰甚苦  
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允武合攻其北大

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  
八戰降萬三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  
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宏責戰益急顏  
允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洞曲以備十月壬申  
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  
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  
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  
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  
爲農者九十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宏加侍中愬爲  
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允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  
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道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畧無不果然。侯問一更瑞畢竟一粒仙丹。瓦礫輒金。金  
火候微有不同。是以諸生于一語半唾無不札記。久之  
幾成快然。書義之未遍者。政復不少。諸生中有三雪願  
深者。長跼而請曰。小子輩乃今如生聞聖賢語。惜未能  
遍願。從彈琴之暇。領畧緒論以補之。侯曰。有成快在。懼  
不克聞之大方耳。果嗜之乎。因發笥授之。則無一字不  
圓。無一語不活。無一字一句。經人曾言。又無一字一句  
背經傳之旨。總之如春花帶露。生意堪把。秋月凝光。清  
輝可掬。舉文字中一題一義。窮工極巧而為之者。合四  
書中任拈一語。無處不然。鮮新靈異之氣。隱隱躍躍。摸  
索不窮。諸生謀而粹之。不日成工。以一帙問言于予。予

在昔沃我侯之論而未知其涯涘也觀茲刻直如經武陵洞口仙葩爛熳又如萬頃琉璃波光蕩漾令人神色驚喜莫定學者讀之雖有測淺測深之不同又直如名花皓月或愛其形或愛其色或愛其神然無不因之而有勃勃之興躍躍之思也者是刻也寧獨蔡人士是為海內人士知無不洞心悅性為聖賢吐生氣矣吾蔡雖褊小當年着龜之靈兆發于此至今吉雲瑞露霽靄不絕茲刻之成殆有與之合符者乎千秋萬歲後棠蔭蔽第之外當更有一段靈異之愛寄思無窮者其在斯與侯尚有四書直言更醒初學及葩經解累千萬言上自註疏大全百家之說以至稗官九流之書無不備考詳



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  
聖明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  
順往矣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  
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  
子伐之旣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  
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  
成旣定淮蔡四譯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平淮西碑

段文昌

日者惠琳恃近迷之固劉闢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江  
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寇相扇繼爲亂常三數年間  
盡膏鐵鑽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來朝司空宏正

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所激莫不歸心况彭城從折簡之召橫海展執珪之覲向談虞虢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刳心斷臂繼踵爲忠旣而麟見於巴賔之蜀河清於鄘衛之際固同本之貺昭聖祚之符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扼吳楚密邇輶轅有上帝濯龍之池同冀方多馬之國戈鋌雪照駟駿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禡而斃餘殃聚於逆嗣氛祲淮瀆我方弔人省寃墾災除穢猶命使者持節往申寵賻以柔服之義示含宏之仁元濟劫衆拒境滔天肆逆剽葉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間騷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墨經授以兵符天子

於是會鳧藻之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顏往者  
平朔邊靜庸蜀雙矛電激孤劍颯馳亦猶馮異之總軍  
鋒子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掃攬搶總魏博河陽邵  
陽凡三軍自臨潁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允當從史內  
訕邪謀外阻兵勢精誠奮發獨應王師故得擒魏豹于  
軍中縛呂布于麾下識慮中正可革梟音以汝海之地  
總朔方義成陝虢劍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  
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宏靖以子公武領精卒一萬三千  
時集洞曲樂書作帥鉞爲戎右充國討羗印統支軍是  
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李文通風精戎韜  
繫習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總宣武淮南宣歙浙西

徐泗凡五軍阨固始之險以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以先曹王臯有任城之武昔征兗渠嘗取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五關之隘以唐鄧隨帥李愬溫敏能斷靜深有謀山南東道荆南凡兩軍自文城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以諭羣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令歸于一勢不欲分命宣武軍帥韓宏爲諸道行營都統指縱畫奇正之機發號申嚴凝之令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曰於千里推赤心于萬人由是甘寧奮升城之勇君文勵擊堰之志焚上蔡以翦其翼拔郟城以阨其吭以軒后攻蚩尤之

亂殷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誅淮蔡之叛雖以聖討逆皆

三年後定百辟之議且講久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復命丞相裴度持淮蔡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旆盛竇憲之幕府先是光顏重允公武戎旅同心壘垣齊列發吳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鳥雀獵殘寇似狐狸千矛杖行次于洞曲丞相之來也羣帥之志氣逾勵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霆功在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洞曲之師唐隨帥李愬新總傷痍之軍稍勵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逼勢危而能養貔虎之威未嘗矍視屈鷲鳥之勢不使怒形是以收文城柵而降吳秀琳下輿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畧衆以留之或謂蓄患不利吾軍愬誠明在躬秉性不撓爰命釋縛授之親兵祐感

慨之心出于萬死縱橫之計果效六奇粵十月既望陰  
凝雪飛天地盡閉愬乃遣其將史旻仇良輔留鎮文城  
備其使軼命李祐領突騎三千以爲鄉導自領中軍三  
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部三  
千以殿其後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  
舖敦淮瀆仍執醜類雖魏軍得田疇爲導潛出盧龍鄧  
艾得田章旣登長驅綿竹用制奇勝與古爲儔四紀通  
誅一朝蕩定據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又安帝命策勳  
進宏爲侍中光顏重允並爲司空愬爲左僕射帥山南  
東道公武加散騎常侍節制鄜坊丹延道古進御史文  
夫文通加散騎常侍王師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之

恩掩骼埋骸除瑕翬罪丞相旋請來朝後加金紫光祿  
大夫封晉國公乃眷淮瀆丞人生殖俾擇循吏撫其疾  
傷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總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  
雲臺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揚休勲而百辟偕謀羣帥  
克讓推義士之志敢貪天功徵賢臣之言實在君德上  
獻鴻名式昭徽策庶乎閱周雅者美宣王之中興觀劍  
銘者戒蜀川之恃險

進平淮西雅篇表

柳宗元

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  
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  
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震萬方畢臣

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  
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况今已無事思報國  
恩惟有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於後罕  
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單攻吉曰命官分  
土則崧高韓奕南征北伐則有六月采芑平淮南則江  
漢常武鏗鎬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  
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卽  
位以來平夏州彘劍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  
克剪淮右而大雅不作臣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  
敢盡專謹撰平淮西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

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再拜昧死以獻



賀收蔡州表

劉禹錫

天威遠被元惡就誅一方旣平萬國咸慶伏惟陛下德  
超遠古道合上元帥御以來天人協贊削平吳蜀掃蕩  
塞垣車書大同方國來貢叢兩元濟敢懷異心輒聚匪  
人苟偷時月陛下宸謨獨運睿感潛通天助神兵人生  
勇氣旣擒兇逆爰正刑書伏三紀之逋誅成九衢之壯  
觀宗社昭告華夏式瞻行弔伐而在禮無違烜威聲而  
何城不克楚氛改色淮水安流漢上疲人盡霑雨露汝  
南遺老重覩昇平凡在臣工孰不欣忭臣久辭朝列恭  
守遐藩不獲稱慶闕庭陳露丹悃瞻仰宸極倍萬羣情

唐韓柳先生文集後序

宋穆修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號專雄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禱如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方經能舉然聳唐德于盛漢之表庶不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亾字失句獨于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士者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齋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于斯已蹈二紀韓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

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立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于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與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率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削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爾。因按其舊錄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我以韓旣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知蔡州謝表

歐陽修

臣某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竹分符尚忝一麾之  
守荷寬恩之優假撫朽質以競慚伏念臣本出孤貧粗  
親文藝遭逢亨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  
尺寸况桑榆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誤被選掄擢升要  
近付以一<sup>方</sup>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寄任之非輕  
揣庸虛而內懼輒陳懇悃屢<sup>請</sup>高明敢冀天慈不違人  
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  
土風深厚物產豐饒雖宣化班條慚無異術而守官循  
法足以偷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  
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哀爾庭殘容其傲倖仰

被乾坤之造顧非<sup>不</sup>之頑敢不自勵其筋骸更殫盡

不流民匪無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  
號淮西爲盜賊之藪皇未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七  
驛遂爲輔郡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修  
貢舉以宣布教化故盛德篤行魁奇俊偉之士相繼出  
焉蓋唐之舊俗浸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  
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誥掖垣從子無擇  
通籍內閣大夫踐更中外爲省名郎行且登用諸子森  
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爲汝南和氣之  
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市李興廬于父之  
墓左有紫芝白芝二本生於墓上柳宗元以爲孝德神  
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于股肱之郡侍從之

家也宜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詞歸美於上度爲樂  
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此姑  
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已府君諱士  
龍字德讓元祐八年記

廣豐陂記

黃 降

廣豐陂故青陂也大中祥符四年始廢五十有九年而  
後今知縣事都官員外郎張公復興之治平四年冬十  
月公始至則問民疾苦指圖數籍曰邑雖褊小長淮浸  
其南汝水環其東田于其間者皆良陂大澤沃壤廣野  
所謂財府也今其居民鮮少而樂歲不免憂戚奚使然  
哉無蓄泄之方而勞苦者未蒙其利也乃詢耆老得所

謂青陂者歲月久而民田其中公以陂之四旁地沃而  
可耕高而不可積水者捐以予民而易其故地凡百五  
十二頃于是民咸樂事而爭効力焉越二年春堤成因  
閭河之水塞而瀦之坎其東爲渠以灌溉門其南以疏  
洩凡爲陂者三十有八變榛莽而爲稻梁自縣城達汝  
淮南則先足暘則後乾潦則後溢皆公之潤澤近感而  
久思者公于是樂陂之成而亭其上方春出入勞來與  
夫政事之暇則往而息游焉民咸懷德愛公願刻石以  
志名其陂曰廣豐陂亭曰廣豐亭而屬予爲文予聞之  
古之爲政欲久寧者必暫費欲永逸者必一勞今公不  
然然其區畫經營不令而民自勸易害爲利轉虛爲盈

而公家卒無一傭束薪之費可謂因民利而利之者也  
是可記也

重興儒學記

明楊守陳

人之性稟於天至善極粹者也或昧而虧之聖人於是  
乎有教焉天下之虧其性者衆矣聖人奚能一一教之  
必引其俊與英俾格物以明其性修身以率其性而至  
于道德之成窮則固之達則隨其位之所至而布之淑  
者慕而趨焉猥瑣者恥而格焉萬性以和庶類以若宥  
達乎四海之外斯教之至也然所謂俊與英者必建學  
以居之俾知別於庶民不遷異物然後可教之成庖人

無爵則饌不成工人無肆則藝不精教俊英而無學可



乎學也者教之所由施也教者性之所由復也學不建則教不得而施焉教不施則性不得而復焉然則聖人之施教衆人之復性何莫不賴學乎天下未始有無性之人故學不可一處闕也人未始有無性之曰故學不可一日廢也不闕不廢教猶有未至而性猶有未復者而况於闕且廢哉此汝陽縣學之重興所以不容已也縣有學古矣往者秀懷王開府于學西尋謂府隘且卑增拓而更構始毀學併其地時成化七年春學廢而師生散行道者惻焉而有句以構府事嚴走朝奔夕視學如弁髦棄不顧學憲天臺陳公選士賢圖之謂汝寧守大名張侯倫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子矜城闕詩人所

刺今學廢盍相與興之侯曰顧亦慮之矣敢奉命遂相地擇基得之府學之右顧帑竭賦殫貲無從出乃以義倡邑之富者有園子生陳寧一日輸五十金繼輸者踵至爰市木瓦程工庸命汝陽學令河間孫君晟董其役創大成殿五間東西廡各如其數中門外各三間殿後創明倫堂暨東西齋間數皆如殿而規制以次成矣堂後創師生寢舍及庖廩之屬總四十一間四周以垣乃收召師生釋菜居之以餘力重建府學明倫堂五間生舍四十間外建社學亦五間創始於七年秋季告成於八年冬月蓋陳公文廉謹厚雅士民慕悅而張侯孫君皆賢且能故雖當窘冗之秋克成此久大之績也十年

春陳公書來請記余許之亡何懼憂竟未暇及而秀懷  
卽世今崇王居其府陳公三人者先後皆以憂去武林  
錢侯鉞繼守汝寧今考績至京師問過余曰汝寧縣學  
成已八稔堂之梁棟瓦甍有撓折破缺者皆葺以新殿  
之丹雘有剝者亦飾以采外門舊用木柱且朽今易用  
石矣聞陳公常請先生記礪石待久記成未耶余遂爲  
之記惟建學以教復性固也今或師不以性教而生惟  
習文以決科干位則性不復道德不成天下民物無由  
而遂矣嗟乎天地卓位於終古煙霞變滅於斯須舉世  
皆知之矣性內也盡之亦天地也科位外也得之亦煙  
霞也人不力修其內而苦求乎外其與煙霞同滅而不

沙壘原志卷二十三  
三  
奮與天地並立何哉併書以告居學者

縣學碑記

林時

學創於成化癸巳明倫堂建惟厥中其前乃大成殿東  
西廡如齋制又前戟門及櫺星門厥西則學外門北入  
少東折爲門而登堂堂後左右生舍比比則後堂其槩  
故然也百執事行郡有事惟郡學校所司激玩敗之於  
風雨迄正德中極矣嘉靖癸未貴溪吳君琢以進士令  
我汝陽至而朔謁環顧惻然興曰茲予長吏責也圖惡  
乎可緩是歲饑民方艱食議者難焉令曰志有之民饑  
可因以就工食權也矧曰水木之有本源衣服之有冠

冕哉昔將以旣吾心也退卽下令吏曰某淫祠其毀之

某所有木其伐之卒如令集乃趨役民間有後者肇工  
自廟兩門次殿及廡及堂齋凡厥門舍終焉舍視舊增  
乃飾殿諸肖像備供器於是告成令倅丞以下咸詣殿  
庭校士越五日以爲常教諭王君縉乃致狀使時紀焉  
夫以敝邑剝而災合樹乃嘉績要克惠我衆也然而特  
鄉也爲郡弟子侍長老言端焉寡異乃今接天下豪俊  
而論間好貶斥宋儒崇獎戰國策士甚至取佛老之書  
而閱之嘉與六經等云愈筮毀玉盜名之過也夫孔子  
之道如日月如河漢明而行之存乎其人故學也者所  
以窮理盡性至命也國家養士廸之以五典本之以六  
經董之以官師拔之以薦舉是謂大備異說其播焉鮮

不羸道誣民時也懼思沃我邦友君子重以令將道是  
務修敢布而刻永嗚呼覽者固孔氏之徒也

建啟聖祠記

李宗延

夫啟聖公之有祠也敬所尊也乃其典實自我朝昉吾  
夫子匹夫而素王當世不能測其蘊惟及門諸弟子崇  
奉惟謹而後人稍稍尊爲魯國之一儒歿則邦君誄焉  
是所絲重於世而傳於後矣漢高帝當控馬揮戈之際  
過魯一舉實開萬世崇祀之原歷唐迄宋悉致殷禮未  
聞推重其所尊者洪武初宋文憲公濂謂學以明倫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  
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回參伋軻坐享堂上而其父則

食廡間非禮不報嗣是程學士敏政周祭酒鐸重申厥  
意亦不報暨嘉靖九年始以張文忠公孚敬議更定孔  
廟祀典詔天下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啟聖公孔氏  
以杞國公無繇萊蕪侯黜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配  
稱先賢永年伯珣靖獻公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歲春  
秋上丁用少牢子夜祭太學祭酒餘庠提調官行事詳  
在令甲猗歟休哉備矣汝陽爲天中上邑學宮巨細畢  
舉獨無啟聖祠抑歲久圯盡莫可跡歟或當事者以附  
府庠不果立耶吾明府王公曉言興慨捐俸若干金庀  
爾材鳩爾工告成於明倫之東巋然廟貌焉夫明府天  
下之廉吏也冰集聲籍甚官家俸錢僅足以奉太孺人

珍膳乃割其餘以盛營其祠嘻余知之矣是祠也肇自  
文憲成於文忠創於明府三公皆浙人曠世相感異地  
同心豪傑所見大都如是且肅皇帝純孝格天力排羣  
議明倫大典煥然如日中天故輔臣一言不崇朝而遍  
天下明府邑養太孺人峩冠博帶無異孺慕邑政鉅者  
如修黌宮獎著節孝等事一切稟命而行於是乎創此  
祠蓋聖賢享此萬年禮樂其設心必思以萬年禮樂享  
其親不則而質之聖賢之心必不安不則而質之吾人  
之心必不安不則而聖賢之心必不以吾人之心爲安  
不則而吾人之心必不以聖賢之心爲安孔子曰吾行  
在孝經明府伏讀而有得則其見聖賢之心卽自見厥



心故能體聖賢無窮之心而因以孝思作汝墳士其朋  
王孝治天下之遺意乎邑博士賈時禾輩先二三子感  
其意謁余乞言以紀之

天中書院碑記

李攀龍

重修天中書院成太守吳興徐君以其圖屬余曰此先  
太守盧龍廖君自顯所建也在郡城北汝水上天中山  
之陽三一年來業已廢矣余至祁闔郡長老縉紳先生  
復為請曰安得中國而授弟子室乎頃之乃購得院後  
地三畝許為舍處諸生高第者凡百間其前為天中閣  
三間講堂五間漆雕氏祠五間耆臺一表臺一因署為  
天中書院云余按高陵呂君枏所記先諸生高第者舍

纔十有五間藏書閣三間在講堂後即以祀漆雕開其中無今祠斯於廖君舊貫奚啻十九哉余惟中和應乎天地神明麗乎著龜聖澤衍乎大儒文王以幽贊演易周公以測景野孔子以定禮達材三才之業具是矣先先尚書藁城張公守汝寧時即嘗檄諸生集上蔡雖一時科目號得二十餘人然郡太守安能時時出行縣視諸生豈若集郡治便矣即郡治又不得時時視諸生何然則使有以誦法無窮時者師素立耳蓋仲尼遷於蔡者三歲而於是邦也才得弟子三人示六藝徹辭道統大業其人如此之難也乃漆雕氏卒以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寓至今稱焉至家語序列曹卹秦冉之徒亦

聞於世論語所稱乃獨使漆雕開仕何哉苟斯未信又何說乎余悲孔子之意去魯十有四年旣不得一仕世主使漆雕氏效大業無窮時何不說哉由此觀之開也所信在此不在彼明矣漆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雖世主以爲廉也卽所事若夫子不得一仕世主矣則有傳禮爲道裁吾黨小子耳是漆雕氏之教也使郡諸子安於習是著於常尊曰相告曰是大聖所說先大儒也是郡太守之教也是凡言學而期於仕者無以處不必仕而困於其必仕者也不信孰大焉明興以來起家諸生間信陽固始二君其顯矣卽不仕何以自見乎何以謂善學漆雕氏

也余嘉徐君之意如此余惟太史公獨蔡有世家言江黃沈息微甚不數矣及觀吳公治行桓次公經術與孔北海遺陳長文論汝南何多君子也至世俗所稱八使入俊三君五處士汝南君子必與焉况所稱郡六孝廉決曹掾家五子與四世五公者乎豈皆所謂得夫子而名益彰祀漆雕氏也何後世湮沒而不稱非附青雲之士烏施於後世哉徐君名中行字子與先守汀州時治行天下第一所著皆漢魏文辭不具列云乃爲銘銘曰皇帝御宇爰理人倫永錫厥極觀萬邦方伯分職祇承功德攝提之野實維豫州九土攸式俾彼守臣乃蒞

汝南庶士咸飭旣修泮宮宣達上意慚於淮服屬邑馨

風踰踰濟濟譽髦允殖我是用集以校六藝莫不如畫  
爰始授室卜郡一隅百堵是辟天作高山實維地中樹  
之表儀我侯至止望形景附朋友攸宜教之誨之載色  
載笑是瞻是依有臺蠹蠹是生神物斷策以推素甲縞  
質浮游空氣幽贊匪違豈弟君子赫赫治行爲著爲龜  
八儒旣立本支仲尼迄用有成惟溱雕氏其先蔡產祀  
事孔明肇茲道統克開厥後不愆厥程維此庶士尙其  
夙夜保厥令名信而後仕釋斯在斯王國之楨敢告守  
臣有造無斁上佐寵靈言勒於石永矢弗刊載著紀經

鶴莊里陳孝子傳

趙 巡

夫以匹夫匹婦立名於天地之間而留芳於百世之遠

自古惟敦孝義守貞節者爲能然也吾于吾鶴莊陳孝

子有以徵之矣孝子姓陳名仲明汝陽鶴莊人也姿性

溫純素不讀書天性至孝事祖母史氏母趙氏承顏怡

色以悅其心節用以供其甘旨凡所爲動合於禮史氏

故孝子誓不苟葷以禮殯葬事母趙氏尤謹成化二十

三年趙氏故孝子哀痛幾絕復甦者再止疏食飲水安

厝先塋結菴墳側跣足蓬頭朝夕號泣日墾負土修墳

夜則焚香盜臨菴而不傷狼臥墳內而不害寒暑迭經

艱苦百至親朋屢勸其回終不聽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縣大尹陳侯訪知命人聘請到縣優待以禮欲上其事

旌表其行孝子叩頭再三告曰僕生長鄉村不識一字

焉敢故爲此態欺世盜名但痛僕祖陳聚生父陳貴甫  
三歲祖故祖母史氏二十守寡撫父成人娶母趙氏生  
僕二歲弟在遺腹母年二十五父亦亾二母躬親稼穡  
撫育二孤成立不幸罔極未酬相繼棄世孝養未盡于  
生前貞名隨沒于死後倘蒙憐恤使二母守節之名賴  
以不泯僕固粉身無遺憾也陳侯見其懇誠又喜孝子  
不沽名弔譽惟欲表二母潛德之光其高出于流俗萬  
萬矣遂賜衣帛給帖以復其役勞以羊酒送至家曉諭  
各里有能如仲明孝行者舉保到官以憑獎勵一縣人  
民無不感動時予以薄宦歸老田園聞其事衆請作傳  
以識之特記其實以候觀風者採焉陳侯名經主祭義

官史秦史學志旣而彭侯諱琛異其孝行卓越一時贊  
翊刻石以旌時宏治四年歲次辛亥前湖廣興國州知  
州致仕同里趙巡作傳

書院置地記

王萬祚

汝南山多碕礧崑峩惟天中僅圓阜耳高地可丈許然  
登頓則西北侏光金頂皆羅拜其下東南諸岡低遠以  
形勢揆之實居中故名蓋隱隆茫灝得天地正中之氣  
兩小枝委蛇翼而前築基構宇其下是爲天中書院大  
河前環一浮沙當院門隨時異形或高如几銳如筆方  
如圭圓如璧堪輿家謂地靈宜孕賢傑云後室宇寢廢

鞠爲蔬圃江左徐公持斧至率諸生講學始新之屈郡



守董其役旬日而竣以餘金置地顧輸者多瘠且未廣  
適熊司理傳政江右之學遠近大夫士歸日衆縣令時  
時佐食邑入薄不足以饗士競謀所以廣地乃廣地自  
中丞江右曾公始蠲俸百金與縣令受而購焉于是東  
得若干畝南得若干畝西得若干畝相地肥瘠校數歲  
爲常期於有秋不期於連阡也每地爲之置廬舍瓦六  
茨四與之牛一牝一惟令可蔽風雨便耕且宜種也進  
耕者而定課額歲大穰受五斗之入次穰損其二祲則  
履畝而議損蠲不欲困耕者令可致力也編課出入之  
籍與郡邑師生公私之蓋顛之黷則勢不足令民顛之  
有司則時欠而吏書或侵漁爲奸故別嫌俾可久長也

於是儒紳先生集得以授餐譚道較文每月令操筆再  
衡士得以具炊或負笈擔簋至得以宿春糧借書於肆  
者得以購籍其中孝友之士不可爲悅得以匍匐抹之  
且上作無敢不應監司使守貳而下咸推恩令而靡焉  
矧下邑吏職實司土何敢當我土地而饑其一士以貽  
執政羞又何敢鄙管商之策覲虞芮之爭令糞人子笑  
我藪米而饜譚禪家嘲我炊沙爲饌也地淺淺廣矣夫  
汝蔡故尼父菜色地中原之運千餘年返而盛亦唯是  
夫子漆雕在天之靈其默相之以有是舉汝南雖多賢  
未嘗上古之如是其厚也如是其厚則子衡可無輕去

其鄉仲舉可無妄閱其室丞相之學不必顯給於母氏

孝子之負不至取償於仙婦矣中丞公以聖賢期士將  
令續伊洛之傳多士其務相砥礪令國家收真豪傑之  
用而中州覩理學之興則庶幾上者作人之旨云如以  
文取高第則自有黌庠制在

北望亭碑記

陳循

汝寧蓋古豫州之域又爲蔡國周武王封其弟叔度于  
蔡至春秋時又爲沈蔡二國之地秦以置潁川郡漢改  
汝南至宋又爲蔡州其後曰路曰府皆名之以汝寧今  
聖天子踐祚之初吾郡龍泉項棊所勤用大臣薦白都  
府幕奉命來爲汝寧知府會連歲儉民用艱于爲生而  
前之爲郡者又多柔懦不立克位之士民寢以困於死

至是所勤務爲民澹衣食之源而使之以逸道務爲民  
去患之故而施之以典法不一二歲置者以給而厄於  
浸漁脫然不復有如前矣一郡爲之晏然士農工賈德  
所勤之惠者如出一口所勤聞之嘆曰是豈柴所致然  
哉實皆上之德化漸被所及有莫能知者也問因公暇  
相于郡城之北隙構亭其上將與二三僚佐日瞻顧于  
其間異有所感動乎思慕而不自忘因名爲北望亭蓋  
上主于愛君而下本于惠民之所致也亭成所勤遣人  
走京師求爲記士君子之存心處朝廷之近則愛其君  
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此理之所必至者也今所勤爲

汝寧介乎二者之間上而愛君下而惠民顧可簡其一

乎雖然愛君者未必能忘乎民惠民者未必能忘乎君  
君子能用其一爲德爲民之責已備而况介于二者之  
間用其二乎此余所爲知吾所勤存心有過千人也遠  
矣所勤其務所以始終如一乎哉故因記其亭也并致  
期望之意

天中較士館碑記

葉秉敬

天中之有校士館也創之者趙汝陽令謙從而成之者  
林太守應翔侯司理正鵠繼之者閔太守宗德協助金  
錢者兩州十二縣而最初享其成功者葉子秉敬也故  
事歲校士必蓋棚廠費不下數百金事竣廠拆又一歲  
則費又如是今此館穹窿洞豁可容千人坐費纔七百

金而止無論自今以後至於百年所省金錢以數萬計  
卽今目前工作旦夕告成土石棟椽不借材於閭左畚  
鍤負擔咸召募於公家當事之拮据可謂良工心苦矣  
而乃不動聲色談笑立就何其捷也不佞敬當落成時  
適校士天中生儒八千有奇昔時厰隘僅容五百餘人  
約十有六日而試士纔畢學使者每苦之而不佞獨以  
八日考八千人士抑又何快也若夫應試之日決靈建  
瓴而士不知有雨揚沙飛礫而士不知有風布席安居  
不至跼天踏地揮毫展卷如對淨几明窓此之爲快更  
有不可盡言者試士旣罷諸郡縣暨廣文輩率羣士子  
而進請不佞爲之記不佞呼士子而告之曰若知天中

之義乎四方之地以兩河爲中中州之地又以汝蔡爲  
中乃不曰地中而曰天中者蓋挈天之全體而衡之故  
知其爲六合之中也人生止於七尺名爲小天人心包  
乎六合名爲全天就此全天中執着一隅偏而不中固  
其所矣夫惟完此全天無虧無欠譬擎六合於掌中函  
萬物於鏡裡然後泛應曲當其中乃現斯則人心無形  
之中道與汝蔡有形之中地相媲美焉爾諸士生於中  
地固已獨擅天中之勝矣曾不思完我全天以復吾心  
天中之量得母居其地而愧其心乎雖然汝欲心包六  
合母作虛空妄想也但時時提父母之心全照太虛還  
觀一世皆吾孕育料理未有不均平區處未有不曲當

者故執父母之心卽爲執中用父母之心卽爲用中庶  
幾稱於天下曰真天中人也豈不人與地相稱哉抑且  
一時諸君相與同心共創此館亦不徒虛標天中之號  
矣若夫由此館而出出而冠冕一世故自諸生伎倆本  
色無煩不佞三尺喙也語旣畢諸君與羣士子竝相擊  
節以余善言天中狀遂錄其言以爲記

城隍廟記

強 晟

子自宏治庚戌之秋往仕西土文學掾及今蓋三十又  
三禩矣越正德辛巳之冬余歸自秦藩抵里首謁孔廟  
出見新廟翼然其規制殊非舊觀詢之卽舊城隍祠也  
入門觀其廊廡祠宇一皆煥然及瞻拜祠下目其像設



儼然令人起敬因顧歎間有祝史進曰此皆今郡侯慈  
谿馮公志所修理者也公自正德十二年下車謁廟首  
以城隍正祀而乃頽敝如此其何以安厥明靈而宣布  
其威令哉將興厥工乃博訪郡之耆宿僉以張環者有  
行義非斯人不可公遂禮致俾董祠事若木工石工甃  
工塑繪工之類價皆給於公而力役之人則藉雇於民  
亦有願輸其力而不計其工者肇工於十四年三月畢  
工於十五年三月不再期而告成是雖公主張於上規  
畫素定然亦環之善用其命也公凡遇旱澇未嘗不禱  
而禱則未嘗不應嘗有盜越獄走他郡而公亦禱於神  
既獲盜乃言中途有神障之故不得逸郡人以公與神

契理或然也夫神以聰明正直而陰翊是邦公以光明正大而師帥茲土一德相孚一心相應誠之不可掩如此環又言辛未之秋霸賊之變州邑多陷沒賊擁衆抵郡環而攻之者四十餘日竟不能入實神有以保障之也羣賊既誅又有異膏之異郡人率禱於神膏遂熄今乃壬午之秋公以廉介大冢宰薦爲河東運使既行環恐後人無以識神之靈迹乃囑爲記予老髦不文第神之靈異素所尊敬而都運公前修舉廢墜之功又歷歷可記爰勒石以志不朽

撰彭天翔師去思碑記

張自立

刻石記者志元想也無論循吏良牧厚澤洽人卽官守

一博苟有令德必思傳諸縣遠邑庠師彭翁吳中名儒也性雅飭博學淵邃累試舉不第乃應歲薦奮然起曰士固有用奚久事棘塲爲哉乃筮仕揚州訓赫有聲望尋擢汝邑庠未至諸生率嘻嘻相報白曰吳中士實甲海內乃茲必有大造於汝下車果言有罕繩動合尺寸諸生輒相顧驚愕曰茲其可從文士論乎卽聖賢之徒也已乃篋所爲舉子業往叩叩輒應輒奇諸生益歎服邑中士凡百餘歲亦起解首乃讓諸弟子何不蚤志此遂益加策勵五日一試課課輒爲鍼砭令必至穀率以故彬彬多翹楚之望而余遂幸竊解中士皆良師之賜也師於人無私好然與人語必從誠厚諸有就絳帳謁

者咸喜從春風中來尤孫悟澹樂施與諸生有貧不能  
養恣不能舉者卽出俸金給之其以東修至者必權可  
受之宜不卽再四往必卻歲已卯冬奉監司命往署息  
篆息民素譎強難治乃約邑中父老期毋爲囂訟自取  
無赦諸訟者咸輸誠不敢騁贖金盡置弗屑曰此非吾  
事也吾卽挾一草一金歸何顏面見汝中弟子終廉持  
之弗受時大寒雨雪貧人不能自爲食者輒捐資設粥  
餉之所活人殆衆此其嘉節懿行爲汝中士所楷範類  
如此今年冬乃有池州之命業已爲文稱餞諸士猶款  
然相與謀鐫其實以垂不朽而屬余文焉余固握陶器

且以知翁之峻乃卽所親記并諸口碑之在人耳目者

敬爲志此乃若素履未終也師諱

仲舉別號章

峰直隸長洲人

修西城路記

李宗延

漢勦汝南城週十四里有奇洪武乙卯縮爲今荆正德  
甲戌甃之以磚月城通衢砌石孔固則自今日始是役  
也首事者始謂衆野人曰天作霖雨泥涂爲梗憊吾牛  
而敗吾車跬步千鞭行者苦之子與是念敢拜吾子錫  
類之貺市人曰近達房朗申樊遠通荆襄隴蜀胥此涂  
出利農便商敢不唯命是從士人曰咨茲路之營惟城  
之固水齧則基蠹基蠹則軫腐獨不鑒南城東城之繼  
圯乎索軍實擾里甲悔何及矣堅城莫若培路吾將冬

子之功焉大夫曰都堂甃詠於鵲巢五涂掌於司險國  
之制也爾母憚蠶母縮費母棘功石母泐流母壅路母  
偏百世永賴維子圖之首事者喜曰事諧矣乃頓首拜  
手啟於崇王崇王曰俞余先王開國於汝宅萬年於明  
山之陽予子孫世履跡於茲土况在國門敢不致功余  
豈惜一人之帑而不彌二三子於有成惟汝之請予不  
汝靳首事者益喜曰事諧矣王暨大夫士庶各捐金有  
差異首事者首事乃立餼人餼人程土功庀餼糧乃萃  
量人量人議遠邇揣薄原乃召井人井人數疆潦規堰  
陂乃集繕人繕人持畚鍤陳輦揭乃延匠人匠人別堂  
督書矩直維什有一五分雉之四以爲修兩其修之分

去其半以爲之廣什其廣之半去其九以爲之厚此路  
之制也歲在大火日在軫轄月在營室辰在鶉尾星在  
蒼龍此成之時也是役也四謀僉同五工畢致厥制允  
堅厥時維良靡人弗由靡足弗履翼然修然穹然委然  
與城不朽在桢在市而士而夫感材首事者事首者不  
自材而來乞言於不佞曰么麼之子敢當大役幸藉衆  
心競勸不啻子來卽窮巷負販之子莫不輸一臂力善  
士雅念詎可無文以彰姓字且記歲月李子手覽捐金  
籍見士以上十二士以下十八于是俯而思仰而歎曰  
噫嘻余觀城涂之役而知王道之易興也古稱經涂七  
軌環涂五軌野涂三軌磬折隨勢櫛柯不爽詎非王政

一端乎邇來淫祠遍於汝上祝史矯禍福之說以淫之

故爭先施與耻居其後母乃所謂善緣也乎迎其好尚

之機引之昭明之涂俾不岐於蹊徑惑於曲實是在賢

指哉首事者非能服聖賢之業憑鄉曲之力一倡率而

數十百人響應如是况納民於軌物乎况因利利之無

勞捐所有以填之涂者乎信哉余觀城涂之役而知王

道之易興也詩稱俾民不迷論謂一變至道豈虛語哉

夫不迷固適於道之路也是在所以風之者故不逆其

請而爲之記首事者高子思光也劉子應魁趙子嘉言

王子養廉劉子卓陳子書也捐金若千人俱鑄於碑陰

云



韓庄孝子周永清碑記

李宗延

嗟夫人盡生於親孝於親天地之義也子聖獨一舜七  
十子屬之參何與其事不一類其道至難窮也故曰養  
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  
可能也卒爲難其大至于塞天地橫四海施後世細至  
於道而不徑舟而不游險塗隘巷不先唾泣咳笑必謹  
其應則赤虹黃玉不爲異格頑馴暴不爲難其養則萬  
鍾不爲侈三釜不爲薄一變而爲顛天爲刳股爲請代  
爲廬墓無非孝之支流別派也汝蔡山水質秀古稱忠  
孝然華掩其實古今同病故漢興董蔡而後唯今周孝  
子垂世鴻名嗣音空谷耳周本農家子閭閻如也鶉鷄

如也稍長負笈學城中讀詩至蓼莪而心傷亟歸營養

身厭糗糲食二人以甘糲期朝夕上食惟謹弗備則無

以爲容二人或稍忤則必跪泣達旦二人悅然後已服

勞營度先事必周恐以貽親也二人後先見背哀號求

死水粒不入口五日泣血之餘假地營葬義事竣遂不

返家臥於墓側稍覆之以茅終喪獨居屏妻子不容見

忽偶一至大懟怨怒而遣之鄉鄰有憐其苦而餽之精

者堅拒弗受遂自署曰贈一粒增一愧人亦尋已日一

舉火人不堪其飲食居處或勸之好食曰藜藿糝羹足

以勝哀也墓故荒榛地羣盜出沒所也後聞而訝曰孝

子也戒弗入其境墓間時有白鵲悲鳴上下黃犬來噪

視之忽不見有巨虵盤桓常爲伴足而眠服將闕告終  
妻子甫來收視也嗚呼異矣獨是虵也異物也其性野  
以毒而且于于焉就人以寄宿而無驚疑之心人亦坦  
坦然與之寄宿而無厭惡之心反相依以爲命非其心  
忘物我捐棄形骸至誠能動兩有一猜不爲神化矣吁  
其古之至人乎而何若是乎其不爲敬乎安乎久與卒  
乎不其上掩董蔡之之乎已酉歲予志汝陽時感其事  
書以銀管志實錄也乃鄉之人士以爲志載躋矣然覽  
志者知之不覽志者不知也且孝子生生死死多有異  
應鑄以青銀不愈風勵無窮乎相率而懇之縣父母縣  
父母以孝爲政不期年化行首許其事予惟孝子廢書

以養其見一何真白鵲黃犬巨蛇之事一何奇卒死廬  
間其情益足悲也其孝也不知其爲孝也其死也不知  
其爲親死也若孝子者其精神自足往來宇宙其沈風  
自足感激人心卽不豐碑而殊不寂寞無聞矣予于忠  
孝之事思樂聞揚故旣以志之又復碑之不厭其請之  
復也孝子諱永清城西之韓莊人有司已復其家歲給  
粟帛四金后有上其事者斯足以備採擇也

創建真武廟碑記

明憲宗

廟在汝寧府城東北隅乃朕爲弟崇王創建以祇奉北  
極元天上帝真武之神之所也王始啟行就封聖母皇  
太后及朕軫念弗釋于懷特遣監臣高遠詣彼營立神

洞雕鏤神像。遴選道士有戒行者五六人。晨夕焚修于內。以祈神祐。俾王安享封爵。無或後艱。以仰副我聖母仁慈與朕友愛之心也。遂受命而往。卽謀及工部藩近諸臣。庀材鳩工。訊曰：興作其制。中爲正殿。以事神像。東西爲兩廊。殿之南構重門。重門之外。又甃磚門。凡鐘鼓幢旗供獻之具。及棲衆庖福庫庖之所。罔不完美。制度軒豁。丹青絢麗。足爲一方敬仰。遂以八月十五日畢工。悉具始末。馳奏請文紀石。用示將來。惟神掌握樞機。斡旋造化。驂日馭月。鼓風鞭霆。禦災捍患。驅沴致祥。以陰佑人世。故世之祇事者。未有不致其響應。獲其靈貺也。况聖母與朕仁慈友愛之誠。發于天性。建祠崇奉之若

此神其有不陟降往來飄飄揮霍顧盼于此以陰佑王  
國俾身其康強子孫逢吉爰及境內時和歲稔民安物  
阜以藩屏我國家于無窮乎紀是爲後來之徵并繫以  
詩曰於皇元帝天乙化成心契太虛道傳玉清幹旋大  
造掌握洪鈞乃驂日月乃駕風霆乃祛舊崇乃錫休徵  
人或謂微貺無不臻緬懷威烈匪言悉名詔營寢廟用  
妥靈明神無顧盼時倏降臨乃眷王國民物咸亨乃佑  
王聖壽祉竝增篤生賢嗣封爵繼承維藩維垣佐理昇  
平佐理昇平億千萬齡

重修府學記

魏驥一

汝寧府古蔡州也元至元癸巳始陞爲府其府學卽舊

州學金皇統間所建者知府耶律文謙以湫隘弗稱且  
遭焚蕩惟殿僅存遂改爲汝陽縣學別構府學于府治  
之巽隅今學是也皇慶改元知府張昇文以其規制草  
率復修葺之茲學至是始克就緒垂今二百載風凌雨  
震其間梁木則未免頽毀黜堊則未免湯漉瓦甍則未  
免缺落致過之者莫不咨嗟惋惜病其無有注意于此  
者正統三年春保定李公敏來蒞是邦政事之餘愀然  
曰斯學之傾圮獨非吾之責也惟役殷費廣不能獨勝  
乃謀之于守禦千戶倪公誠等暨邦之人篤于斯文者  
咸唯唯樂助公卽首捐已俸爲倡不踰月得所助白金  
以兩計者四百有奇公悉屬之教授紀振掌之旣而召

匠需材肇工于正統四年之春二月訖工于明年之秋

八月殿堂室廡視舊煥然一新規制則尤加宏敞既落

成公復以學之師生出入之途卑狹沮洳又以他地易

軍民所居之地闢爲大道榜其綽楔曰興賢故邦之人

士若老若穉無不改觀易視而稱歎嘖嘖焉未幾公以

膺召陞尹南京之應天府嗣其任者若知府穎上李公

秉同知建昌張公鑑皆豈弟君子也覩茲成績謂公之

興建與千戶公等之義助不可無述以示後之來者乃

徵記于予夫學校爲美教化育人材之所實王政之當

先者也學之殿廡堂室皆一日不可無者苟有廢墜則

郡守有是謂之責奚可置之爲度外寧耶若公夙由庠



序登太學嘗佐郡鳳陽以賢以能聲聞日著膺薦陞茲郡守下車之初固宜汲汲視之以爲先務然其殫心竭慮經之營之俾其克底于成良亦難矣茲李公張公念公之興建與千戶公等之義明能不沒人之善乃求文以表章之是亦厚德之事皆可書也且聞公於是學締構垂成之頃所乏者堅韌之材以足榱桷之需忽一夕大風拔木于近地得槐榆合度者數十本以足其用或謂公之是念與神明通而神明茲有以相其成也故及之以爲記

府學置祭器記

郝璜

皇帝卽位之十四年冬十有二月汝寧府知府仁和錢

鉞大用重創孔子廟器諸生作而言曰吾夫子魯陪臣也去今千八百餘年幸逢國家方修文教獲膺褒崇祀之以天子禮樂則廟器之設豈細故哉宜徵記以示後人明年春正月教授林瑄具功狀遣生徒揚守和請文勒石子以學校重事不敢以耄辭竊惟我列聖相承一郡一邑必謹學校以爲教基然爲守令者往往具案牘勤迎送爲能事畢矣其視學校漫不加省惟侯蒞政之初年八月上丁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見犧象罍洗登豆簋籩邊篚皆苦窳殘缺蹙然興歎曰古先聖王之制僅存其名號爾將事者耻焉觀者議焉有司莫以異成化丁酉遣人馳千里外貿陶者爲邊豆簋籩若

于募冶者範銅爲爵若干禮器備矣然音無雅樂亦爲  
缺典又明年戊戌遣人市塤箎琴瑟鐘磬鼗鼓命工制  
簾業柷敔管籥干戚樂舞之器煥然具備是役也以工  
計曰木工漆工金工閱四月餘以斤計銅爵鐘用二百  
有奇以錢計緡七十有奇費皆出于官不以煩民此其  
大較也暨厥告成大會僚屬迎于學宮陳而演之音韻  
鏗鏘儀文不紊籩豆輝煌簠簋有光旄倪環觀生徒欣  
躍退皆充然若有所得其稱侯之功德雷動雲合宜拜  
曰聖天子繼志述事不易任以終教吾民惟億萬年享  
天之休昔之耻者誠敬之志生焉昔之議者慢易之心  
泯焉夫敬譽禮之本器者敬之彰嚴其器所以存乎禮

也若耻焉議焉則敬何由生禮何由行故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今侯舉百年之廢墜一旦禮備樂和感悅神人真可謂達禮樂之本而化人于默悟之表者也

預備倉記

石瑤

國家設官分職子惠元元凡所以生息勞來輔相之道至矣盡矣又慮夫天時之不齊也于是預備之倉作焉其思患預防之意又深且遠聖天子聰明睿智以臨天下不忍一夫之不獲其所如是然所以承乎上以令于下蓋自公卿以暨庶士莫不有責其尤近于民而澤易究者則爲守令而已顧邑之所司者狹郡之所制者廣

則令之去守又大相遼絕信哉古所謂使庶民安于田  
畝而無歎息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汝寧爲河南劇  
郡東扼淮潁西帶唐鄧南接荆楚北拱京闕誠河漢之  
四通八達之國也太守張公元瑞旣下車之二三年興滯  
補弊百務修舉五穀薦熟黎民大和慨然以輯寧邦家  
爲已任謂民食不可以不先足也乃請于巡撫鄭公洎  
諸藩臬得報遂退而閱其長府之羨餘出銀若干兩分  
糴于農得穀八萬餘石人曰此邦之民可以無饑矣公  
曰未也復籍四方大賈之藏于其市者授諸執事禮之  
人相爲勸又得穀二萬三千有奇人曰公真能長活我  
矣自今雖有水旱吾豈餒乎公曰未也于是始度郡前

軍郵故地沮洳者實之硤确者平之東西濶三十二丈  
南北視東西殺四之一爲倉百楹周通四列復建博濟  
廳巋然中臨規模宏敞築構堅密無風雨卑溼之虞而  
樓薨門榜煥然聿新亦可以壯一郡之觀蓋經始于宏  
治十三年二月逾四月而功告成矣然後士之誦于校  
者民之歌于路者莫不歡欣踴躍恨得公之晚而又謳  
吟長思惟恐公一日之去我也於戲公誠可謂善體國  
家子惠之意而深思遠慮以承乎上而令於下也哉旣  
而同知姚君繼通判劉君玫推官傅君敏謀書其事以  
詔來者乃以書謁予文將碑之予惟古者三年耕必有  
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國無九年之積曰不

足無三年之積曰國非其國矣其禦菑防患之道曷嘗  
一曰而少忘哉惟夫先王之風既遠不復于是不得已  
而有常平又不得已而有義倉預備之設其卽常平義  
倉之遺意乎雖爲法不同大凡以爲民耳然及其弊也  
假是以絕流而掩羣者亦豈少哉若張公之憂國奉公  
而又出納瞭然秋毫必析亦可以爲當官者法矣公名  
子麟字元瑞世爲夔城人以大理寺正擢爲今官爽闇  
卓犖不爲拘拘剪剪務在公廉以佐國家之急凡所舉  
措皆不可不書而此則自上而下以固邦本而永國脉  
尤可書之大者也  
昔宏治十四年歲次辛酉仲秋八月

初三日記

名宦鄉賢祠碑記

尹際可

嘉靖己未夏六月翟侯象岳翁以宅牧尹茲土越三日  
釋菜 先師鼓篋以論義理正其業也周視以詳學制

舉其廢也肇修以祀賢宦宏其化也訊諸士於橋門作  
而曰聖祖宏化海隅均沾孰謂中州可乏此祀報崇功  
德之典轉移風教之機其在于茲乎惟時學諭何公稽  
於有衆而言曰猗歟此三代直道之公至今日所不容  
泯滅於人心其以風示來世匪淺也乃參之史籍以考  
其實協之輿論以觀其公質之督學以要其斷於名宦  
而拔其尤則文城而雪夜平蔡有若文襄裴公度勝吳

房而還自西門有若節度李公懋破黃巢而退保嶺呀



有若觀察李公觀考之唐史有如此以令尹勤農若吳江張公庸作士若廬陵陳公遵毅修城若石首王公伯爵清儉若陽信賈公璘以師道尊嚴則風化丕振若莆

田陳公曰漸軌範端肅若吉水周公烈其著於皇明者有如此於鄉賢而拔其尤者則說陳涉而爲秦民之湯武若柱國房君蔡公賜載史遷有如此以至由選舉而以廉能著名若嘉興太守趙公希哲侍懿文而以文學侍從若刑部主事陳公威居諫官而以敢言左遷若大中丞遠公志篤實而助人婚喪若青州太守樊公節孝友而廬墓推產若晉階中順陳公俊受令而守死羅江若張公來儀罵賊而慷慨殺身若李公斌其見於明朝

者又如此諸君子雖有先後遠近潛見隱顯之不一均  
有功烈於民者也按祭法曰聖王制祀法施於民則祀  
之以死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并大患  
則祀之粵若裴文襄李節度李觀察蔡著國以勞定國  
者也張吳江陳廬陵賈陽信王石首之宅牧陳莆田周  
吉水之訓士趙太守陳主事遠中丞榮太守陳中順之  
持正法于民者也張令尹李處士以死勤事者也凡此  
族也列之祀典以揚前烈崇報也以風當時示教也以  
著德惠而明示之後世又以激人心之良于無教者也  
以此視學則曠典舉而莫或廢以此風士則實行敦而

莫或浮夫學之旨教也上而誦法

先師先賢次而效法鄉賢名宦後比之法乎今猶夫今日之效乎前也祭法之修可以持此而勵士風矣是舉也教諭內江何公具其事府守存溪祝公覈其詳肇修而迄用有成者則宗城象岳翟侯也侯以久而易湮欲以勒之石以風諸後時予以次年庚申視學篆遂載筆以記之窈比於左右史云

東嶽行祠記

李遜學

古者聖王之制祭祀凡德施于民與夫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祀之公羊傳謂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泰山之雲也然則興雲致雨以潤澤焦枯以恩沛黎庶所謂捍禦大災大患者復有踰于此乎故有虞

氏受終文祖以歲二月東巡狩躬行望秩禮極嚴備歷周秦漢唐宋暨我朝列聖所以懷柔而尊奉之者先後稱隆蓋其元功厚德幾與青陽埒固非羣山之塊然無與于人者伍也汝寧府東北二里許舊有東嶽行祠在焉閱歲孔久棟宇摧弊將鞠爲蒿萊瓦礫之場宏治二年春崇府承奉唐君銘具瓣香展拜階下旣而環視四壁喟然興歎以爲山之尊者爲嶽而東嶽獨爲天下宗矧其神靈特異有功德于民在祀典所不容廢者乃傾圮蕪穢至是其何以妥靈昭虔以伸吾人崇報之意哉因謀于同寅聞諸王及世子郡王發內帑白金五百兩

用助工費書君先捐三百兩爲羣寮倡時中官石鑑卽

捐一千兩鄉耆善士聞者爭樂施而從吏之乃遴選中  
官柳成董其事庇材鳩工撤朽易腐增新正殿爲十楹  
後殿穿堂子孫殿及前後中門各六楹更翼冥祠七十  
有四亭榭庖庫鱗次並具黹聖丹漆金碧絢爛規制不  
爽而宏麗視昔有加矣經始于宏治庚戌正月六日越  
七載戊午三月二十八日落成朝陽夕陰風颺雲捲恍  
若神之往來陟降而自足以竦人之敬其也猗歟偉哉  
乃今年庚申唐君偕戚晚余君乞予文以鑱諸石垂示  
永久夫東嶽魯望而廟祀茲土郡民風志也民賴于神  
而唐君推民之志以祀徼福可謂知所務矣國家封祀  
山川具有常典要之不過欲雨暘時若以介黍稷穀土

女而懷億萬載太平之治非若秦皇漢武紛紛封禪以  
誇示天下之所爲也唐君此舉亦能體今日主上爲民  
之意乎夫體乎上者謂之敬愛乎下者謂之仁仁孝誠  
敬事天享帝之大本持此而往事焉則神無不感休無  
不應而民無有不蒙其惠者矣矧嶽神能沛澤于天下  
而靳澤此一方卽唐君之所以流愛于無窮矣是爲記

修府城記

李遜學

正德六年辛未盜起畿甸延蔓至河南殆數萬人攻城  
破郡封屠焚虜慘不忍言時汝寧屬邑已被陷數處獨  
郡城尙完民相競携負竄入蓋冀圖朝夕耳賊復奄至  
城下爲臨衝百餘將攻之人心益惧山東新城畢公爲

郡守憂民徇國乃督率軍民臨城捍禦披誠勵衆貞若  
父母于赤子唯恐其有弗寧者已而官軍大至始潰去  
尋相繼追勦無遺育土宇以靖民始復故業乃相慶曰  
微我公保障吾屬無噍類矣踰月公集境內士庶謂曰  
頃者盜賊煽禍汝輩幾莫能脫茲雖平未可以棟宇獲  
免而遽爲燕雀之响响思患預防今日急務向使舊無  
城郭其將焉往維城土所築耳而易潰吾欲經營以利  
永久顧瘡痍甫定若難征役者然奠厥攸居所以綏爰  
有衆也于爾何如衆似有難色公復開諭咸愾然釋悟  
曰非明公慮不及此公遂請諸當道夫具畚鍤揣高低  
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適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

畫餼糧擇官屬有幹局者分地督之以事事又乘暇曰  
自省試以驗勤惰加懲勸焉肇工于壬申某月某日癸  
酉某月某日告成高若干丈廣若干丈尺環圓若干里  
皆覆磚甃石而實土于中復新麗譙關鑰以時啟閉于  
是雉堞垣墉盡雲凝鐵視舊殆不啻倍蓰費逾數萬緡  
而人罔知所從出居民過客動色改觀以爲因循百餘  
年故城而一旦爲言言之巨鎮豈亦有異數耶未幾公  
卽擢河南叅政繼公守姚君宗翰謂公之功宜有言示  
後因以其責畀予夫經世安民不倚城郭溝池以爲固  
固也然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諸侯城邢城楚邱春秋  
書之而况今之守令受天子郡邑以安民爲職則凡所



以禦暴捍患者莫先于城池尤非侯國恤鄰者比而可  
以不究厥心哉公所以亟圖是舉者重所任也嗚呼君  
子處天下之事固貴於謀而尤貴於克斷斯事可集也  
若公於茲役決幾售策不惑羣議期底於有成卒使勢  
壯金湯人保康乂非其有愛下之仁慮事之智而又濟  
之以剛斷之才者不能也故曰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  
樂成公非君子者乎深恩厚澤當與城並峙於無窮矣  
猗歟偉哉公名昭登宏治己未進士以工部郎中假守  
其尊翁大司空先生立朝負時望而公服庭訓有素宜  
其才克識遠政善行修所以福汝人者匪獨城也因大  
書以俟執史筆者采錄且以爲後人勗時協力贊襄者

則同知鄭時佐通判李穆李玪推官張仁云是爲記

創大復何先生祠記

蔡汝楠

先生汝南信陽人也信陽故有祠而郡久未祠祠自前  
守河中王子崇古始王子之祠先生也則以固始許公  
合饗而署曰烈文蓋兩重云業已妥神立石而嗣守者  
謂不宜與許公並祀則出其主鄉賢祠中而事遂寢蓋  
八年而余以撫治至大梁首詢得其事慨然思振舉之  
矣而是時先生孫洛文省試第一復具言前事方亟施  
行會汝南守廵上計未報越歲夏新守徐子中行至復  
以祠事請曰何先生以文章增重昭代功德遠矣况明

公亟意表章而有司不以時舉墮先賢之烈不著後世

謂何然先生主已出卽入恐不饗不如專祠便旣與予  
意合遂亟允其請已復請予記予又允其請乃躍而馳  
歸徧卜地城中不得竟得平輿侯漆雕氏書院右隙地  
在天中山南確山西抱汝河東繞而城垣當面若屏翰  
焉蓋天地之中極河嶽之總會也爲祠前堂後寢並四  
楹門垣周繚率如儀經始嘉靖四十一年秋七月望日  
越八月二十日垂成會予以少司馬命俎發而徐子亟  
走吏請記云予往讀書山中詮論當代名家則獨推穀  
李獻吉與先生若泰山北斗云然問之交遊或與或否  
惟今守同郡徐子以予言爲然則又未嘗不願一至其  
地瞻拜祠宇爲恭敬也豈謂予與徐子同宦斯地而先

生之祠竟成於今日也固數也乃卜其祠既不在宅所而竟與孔門高弟並峙千古又非數哉然余獨恠鄙人之言曰文士鮮行乃槩天下賢者于是而謂文章不得與節義齒列則又未嘗不投翰興歎也嗟夫是孰知文章之關於世也固至鉅哉上之經緯兩儀彌綸三極其次恢展聖謨潤色洪業其次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誦諫著之冊而勸戒昭播之詩而美刺顯俾人紀允殖而天常不墜是則文章之爲教也故比干剖心箕子不以演疇貶節季路結纓游夏不以文學損譽三仁四科其致一也豈若拘學抱咫尺之義以孤於世者耶明興百六十餘年而文章迄無定體自先生崛起汝南始與關中

李猷吉發憤詞林超覺古始乃排斥羣疑歸之太雅何其雄也卽使來指代興不無侵軼然其開先基始之功揆之羲和授時神禹治水同一久遠矣矧平生風節又凜凜較著者哉方先生守中書時猶散曹也而公家之事知無不言亾論抗疏慨忼如應詔極言番僧義子錢寧數事披鱗蹈鱗朝士奪色卽如逆瑾撓吏部權則移書讓吏部會有兵事而致政乞休則又移書讓執政李猷吉與御史姜某于奏也則又移書太宰直猷吉矣其感憤時事而扶義俶儻蓋素所蓄也夫其平居敢諫若此而臨事顧不能仗節如許公爲乎何俗士見之晚也頃予會大梁縉紳長老又云先生自幼冲時謙抑溫退

未嘗以才凌人及論國家當否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由少逮沒齒未嘗一問家產而人有緩急則又無不各厭其意道弗合者雖隆貴人絕不與見至道藝士卽貧賤衰老猶折節下之不倦也夫以彼其才而好修又若此卑蔚然醇儒也獨奈何以文藝少之哉予又嘗讀先生新論十二篇上下古今天人之際至備矣假令托以不御之權則何遠不至乃齋志短折而竟以一學掾死有足傷心流涕者然先生功在斯文節在朝宁行在鄉曲固萬世不朽矣而又何恨哉予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詞華同類而共譽之也故不著其文而獨

詳其行誼大者俾後世得觀覽焉是年秋中丞安居胡

公來代實克成厥終而臺察鳳翔李公學使歸安陳公咸右文敦節先後協謀於法得備書云先生名景明字仲默門人稱大復先生

南湖觀音閣記

趙賢

郡城南水滸爲湖湖東一洲週迴可里許崇莊王捐鉅萬餘金命承奉李銘典寶李道荆建招提山門三楹東西角門各一楹門後天王殿三楹東鐘樓一楹伽藍殿三楹西鼓樓一楹祖師殿三楹殿後起閣七楹臺崇丈許累級而上礮石爲欄重簷軒敞飛棟連雲上祀觀音大士東西畫廊各五楹閣後禪堂五楹東方丈四層層各三楹西方丈四層層亦各三楹餘僧室大小百餘楹

棟宇崔嵬金碧輝映汝以南稱勝槩焉先是肅皇帝甲辰夏大旱王命羽流設壇禱于南湖之洲忽一人突入壇中口稱奉大士令云衆生業重歲應亾年今當爲王特降甘澍也翼日王躬詣壇所焚祝未畢靈雨霑足背冬涉春雪澤未布大傷麥禾居民皇皇不減夏月王復命羽流禱於南湖之洲大士復以靈雨應王首倡中外臣庶響而赴之工始于乙巳迄丙午落成本以報貺故名曰觀音閣云自時厥後靳靈助順福我邦家五十年來漸且頽剝非復曩者莊嚴今上庚子今王千秋世子虔修祝獻徘徊閣上者久之慨然曰昔先王布金初地以詐我後人惟予不德兼攝國事不能昭前之令德而



爲之式廓增新續承謂何爾乃鄭重啟王捐千金付承  
奉王玉曰惟爾恪勤朝夕有綜理才其爲王爲不穀終  
此懿舉王奉令惟謹鳩工庀材傾仆者起朽敗者更剝  
落者青黃而文之逾年辛丑竣事規製雖仍舊貫而巍  
然煥然頓增蓮臺之勝壯瓠城之觀矣世子周覽登臨  
憑欄眺望寶刹嵯峨與雉堞爭雄湖光天色一碧萬頃  
思壽貞珉以傳來茲而復鄭重啟王遣張古史雲鶴徵  
碑記于賢賢惟福利果報儒者所不道也然桑林六事  
侈頌殷后後世祈年者宗焉矧崇藩忠厚立國簡靖恭  
莊世有令聞汝境內士民蒙休禔福大士之顯應豈徒  
在躬禱湖洲時哉且王春秋高矣而元孫未育茲者中

貴傳聞世位後宮姪者數人天將有意於仁藩也麟趾  
振振其在茲乎嗟乎甘霖應祈闕郡咸受大士之賜而  
莊王之禱祠今王及世子之重葺其功德吾郡又可涯  
量也耶用是不辭而碑之俾後王追嘉明貺庶有感於  
昭格之自而往來登謁者睹壯麗而思露禱頌賢王高  
義于無窮云

增修天中書院記

張四知

郡城佩帶汝水之陽則天中書院也櫓堞迤邐矗乎左  
前波瀾澄碧奔乎其下炫然耀日者棟宇也鬱然蔽空  
者林木也占幽標勝足稱一方之佳麗矣考宋劉敞記  
汝陽北有天中山高丈許上土下石古今測土深考曰

景者莫正于此書院之名天中也厥有旨哉吾郡故汝  
墳地也爲蔡封西伯以文德敷化尼父以聖道留軌所  
以被服王猷漸摩聖教者其來久矣逮漢則文物聿昭  
擢才彙起今覽周斐汝南先賢傳及孔融汝穎優劣論  
陶潛四八目所列汝南人物何彬彬乎多賢也此豈獨  
當天地之中應陰陽之和而然哉其係于上之教者蓋  
非淺也太守宋公以明經領郡政先教化幾歲而境內  
響臻少選乃偕賓僚歷書院覽而歎曰是欲處諸生高  
第者也敝隘若斯榛蕪又若斯非予之責而誰乎于是  
庀材召上撤而新之不數月而告成兩庠師儒仰宋公  
之德意過予廬而請記焉予亦嘉宋公作人之心甚殷

也遂記之據院圖其前門閣三間門之內講堂五間燕居五間其後則著臺表臺在焉兩堂及臺左右齋房三十八間燕居堂舊爲漆雕氏祠公謂先賢祠不宜襲在講堂後卜隙于院東別構祠所移漆雕氏主于其中神人于是不瀆擾矣豈前日之荒而未備者可比哉院齋舊十八間甚小且陋也先太守徐公亦欲爲諸生與是院矣纔一表臺成而播去予觀濟南李君記謂處諸生舍凡百間斯固可徵徐君志也而其辭則侈矣人之生也才志得于性也勲名成于遇也有其性無其遇何害爲賢汝人之在于今孰六藝修孔業者奚無人也乃至謂汝人後世皆湮沒不稱又豈天下之公言乎夫教化

之務與之在人無以基之其誰開先無以續之其誰令  
永首事斯院者廖公也增美斯院者宋公也始而作之  
終而成之均之謂大烈予聞之經師易得人師難逢培  
植諸生茲有地矣匪得師焉將奚爲之模範也諸生游  
于是院中誦法孔子當先立漆雕氏之志焉可也苟可  
以退不必仕也苟可以進不必不仕也斯謂之能信也  
已其或以未信爲信幾何不負於上之教哉廖公徐公  
名里載前碑宋公名彥字思直容城人有濟時才在郡  
稱治行第一因著之銘銘曰維汝之墳實曰中土上應  
天樞下括地靈在昔盛世至德殉李乃生神物其莖叢  
百爲王者符人文茂著禮樂昭融式啟賢儒爲珪爲璋

蹒蹒濟濟名物之區皇帝臨御重我豫方爰選良牧良  
牧伊誰曰維宋公厥政穆穆政先于教貴乎毓賢是勤  
是恤載新學宮載宏文院炳乎其郁猗與良牧菁莪是  
育樂胥成之家之子弟匪牧之誨其誰承之國之才俊  
匪牧之化其誰登之追跡文翁相如褒雄嗣其興之多  
士歌舞願紀於石來者程之

修府學記

李本固

蓋郡學剏于元皇慶開歷我國朝良二千石數數修之  
不憚征繕以育才也慨自癸巳以還商羊肆厲濬用爲  
災震撼飄搖曾無寧歲微獨講堂齋舍日就摧頽卽素  
王之宮亦不得巋然如昔矣太守李公曰文司理熊君

尚文睹茲荒落深以爲念顧汝當大沴之後民猶枵腹  
廩無餘粟方勞來噢咻之不暇而敢興大役越次年巳  
亥始駸駸有秋矣適兵使者黃公煒以行部抵郢稽帷  
所至風飛雷厲趨謁先聖愾焉傷懷乃聚族而謀之謂  
汝南文獻舊區才賢蔚起而學宮圯壞弗稱無以肅觀  
瞻况今郡帑可資民力可用彼藩國薦紳將必有捐貲  
以佐公家之急者奈何因循歲月爲於是請諸直指袁  
公九臯得郡帑肆百金委汝陽令王君萬祚董其役鳩  
工庀材因舊圖新次第興作半巳就緒而太守司理皆  
以遷去繼太守蘇公光泰司理解君經雅來與別駕柳  
宿覃時魁矢心協贊殫力經營蓋始于庚子之春迄于

癸卯之冬越四載而工成賴片語而議定若殿廡若亭閣若堂祠池垣靡不鱗鱗翼翼鬱鬱葱葱金碧流輝丹堊吐色偉哉斯舉千秋爲烈矣役旣竣學博士弟子員相率醵石屬予爲之記予不佞曩爲青衿以游於斯顧瞻宮牆感慨興廢竊嘗有慨于中睹斯盛舉殊切厚幸夫振廢舉墜興賢育才上之責也學古修身輸忠報國則士之分也頃天子俞禮臣之請罷黜百家獨尊孔氏所以風勵學宮挽回士習德意殷殷甚渥而諸大夫之所營綜復如此吾黨宜何以承之汝在中原爲八郡之一而鄉書制科嘗得參半他郡莫敢望焉蓋天地中和山川靈秀涵育醞釀故爾不凡自漆雕而下如黃叔



度范孟博輩名德勝流琦行瓌意輝映史冊代有其人  
所從來遠矣今多士自待豈其後于昔賢要之道德功  
業節義文章足垂不朽斯無愧于聖人斯無負于天子  
斯無孤于諸大夫建學造士之雅意耳假令入聞絃誦  
出悅紛華藉詩書爲梯媒嗜富貴若饑渴或悠悠自棄  
徒泯泯無聞將遺譏于儒林豈所望于此土噫多士念  
哉是役也崇國主暨諸縉紳胥有所捐助而兩廡則家  
君偕社中人之所專修故不佞不得以蕪陋辭而爲記  
其事若此

重修關侯廟記

李本固

不佞束髮從仕蹤跡幾徧天下馬箠所向若州若邑無

不廟關壯繆侯者蓋侯以漢前將軍著節江陵生爲烈士死作明神磊落一時感激千古非偶然也當其縱橫天下嘗抵汝南故汝南人尤切慕義其東甕城有廟一區以嚴祀侯所從來遠矣地頗狹隘曰就頽圯郡父老聚族而謀釀金以事殿宇中閤賓廬在序庖湍庾井各適其所飾以畫壁繚以井垣氣勢巍峩遂與城埒乃家長兄伯榮實首其事事成屬不佞爲記不佞按祀典以死勤事者祀爲國扞大菑禦大患者祀當漢之季王綱解組貂璫流毒奸雄竊命侯以布衣之俠提三尺劍從昭烈皇帝傾側擾攘徐沛梁楚之間取蜀定漢卒成霸

業虎踞荆襄鷹揚樊鄱計擒于禁氣吞操賊操且皇皇

議遷都以避而天不祚漢吳人潛襲雄圖未就視死如  
歸何其偉也所謂以死勤事者非耶義槩英風丹心正  
氣並河山以流峙與日月而爭光直至于今凜其如在  
往聞諸長老談正德六年流寇劉惠趙燧等數萬自宋

毫來旣破上蔡直抵汝寧先驅且至目已無汝忽見侯  
握大刀立城頭上神威炯炯竟不敢前以遁萬歷癸巳  
天降靈雨有鬻餅賣漿若而人居甕城下夜半聞大呼  
城崩者三驚起走避而城崩數板陰雲中猶髣髴睹侯  
臨之在上也其扞菑禦患又如此社稷蒼生適承昭貺  
靈爽感格不一而足故宜俎豆世世奔走人人酌酒捐  
金爭先恐後有不期然而然者視彼曹馬輩欺人孤寡

狐媚以取天下死卽遺臭鬼亦不靈泯泯沒沒與草木  
伍甚且樵青牧豎舉爲罵端豈可同年而語哉嗟呼今  
天下脊脊多事矣南虞倭北虞 草澤狂寇不時竊發  
誠得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如侯者數輩以戡定其間  
何憂乎寇竊何畏乎南倭北 予故因廟侯而歷著侯  
之行事以愧夫天下萬世之不如侯者

重修府學尊經閣記

邱兆麟

不佞謬承豫鉞一年于茲建威銷萌釐奸懲墨凡所可  
爲負屬吏以冰而納黔黎以日之道亦旣不遺餘力矣  
然尙于庠序學校之事未遑也何未遑爾醫之治病標  
本異用藥有貴乎用烏喙以起瞶眩者故不佞亦惟有

舉其標而先從事焉而以其餘俟次第布之也雖然每當課吏日月要成未嘗不有簿卽供簿正列款不一而其於學校一欵未嘗不諄諄致意意若曰八郡之長有能使閭巷之內彬彬郁郁戶禮讓而家絃誦是循本之治也下之爲卽如吾自爲之而八郡之長亦旣兢兢象指惟謹而敏實先入惟汝寧太守王君有焉太守才識精神無所不加入一等故其審地方之情志也獨深關地方之痛癢也獨切措置地方於安全体美也獨真而無不實實可見之行事環汝上兩州十二縣已號爲清和咸理不佞屢目成之而太守固曰未也士爲四民之首學校爲治化之原師帥之任誰其尸之而可曰如其

禮樂以俟君子也於是每月朔望從諸生課文之餘必引而致之學宮曰汝輩本領學問不有治世之文六經在乎園橋之門不妨各執經以疑義相質而不能不愀然於經閣之日就圯也復曰居工無肆事安問成十餘年來登斯閣者豈不知修葺爲役之必不可已而顧復已之必將以傷財害民爲解吾不用百姓一瓦一椽節冗搜餘復佐之捐俸於是總計費資不過二百餘金用工不過二月餘日而事竣竣之日不佞適以候代移駐是郡而諸生固無不人人手額喜曰古人云太上不朽者三而功與言居二今經閣修幸適成以功歸太守而

以言屬大中丞豈不一時巧合稱二妙不佞時罷官地

方事非所復當與而不能不俾諸生之有是請于是  
不佞捉筆而爲之記而更有所以語諸生曰若知閣之爲  
名尊經者乎猶曰諸縫掖濟濟躡躡身入廟庭疇不知  
必恭且敬顧生平所爲詭法孔氏與今日所爲望鐘鏞  
而拜跽者無徒虛加之也是樓也有聖人生平讚修刪  
定之業在盍圖所以尊崇之猶曰諸縫掖卽資之淹貫  
然一生矻矻所自名爲各治一經通曉無遺者寧徒文  
習之也是樓也有聖人讚修刪定之業在更思所以尊  
奉之凡尊之詞無泛用惟朝廷之上思臣以之致於君  
諸生其尊經如尊君則不擇地而安矣惟家庭之間孝  
子以之致於親諸生其尊經如尊親則無所解於其心

而爲矣安不擇地爲無所解於其心則經尊經尊而經明經明而行修行修而俗美治成卽邦國三代可再見此則所謂治之本也諸生勉之太守其先諸生交勉之昔漢公孫宏老矣忽一旦以布衣通春秋義見徵拜爲丞相是其學未嘗不效也而竟不能免於汲長孺之廷斥曰公孫子曲學以阿世是尊而卑之也桓榮稽古亦有力矣而至其夸示諸生則不過沾沾於車馬印綬夫稽古也而惟車馬印綬乎哉是又以卑爲尊也若茲二者吾知汝南之士其免矣

重修縣學記

桂有根

我國家建學自成均達天下實重且詳蓋王者道治實



區非興學育才其道無繇是以遵帝考王垂典無敦謂  
爲政首務在是不可忽也汝陽之學其肇建在縣治西  
南已而徙治東南成化中學憲天台陳先生選徙建治  
東則惟今之所謂學也巍然南面輝映坤維而郡之明  
陵諸山及重岡峻阜咸疊疊拱向而來且南門大道正  
當其前高明正大甲諸郡邑士之由斯地者多足肩任  
吾道宣暢性學尋求信斯之脉若漆雕先賢諸人歷歷  
可稽乃若敦植氣節建豎勛庸則又藉甚今日厭鄉評  
爛竹帛矣皇帝道洽政治天下文明汝學嚮化稱盛會  
歲久就做堂階圯傾先是此地游饑建設爲艱甲午歲  
邑侯岳石梁先生來牧是邑甫下車視學慨然興懷卽

爲捐餐錢益以公帑聞當道爲之重修始明倫堂次兩齋若號舍若庖湏之所靡不更新舊無名宦鄉賢二祠乃爲創立索名賢祠之右建朱紫陽先生祠一拓其隘凡學宮所不可少者悉新其觀指麾咄嗟而已肅肅翼翼就大成矣旣告成卽常進諸生特坐橫經倦倦以大入之學示極修德修辭直欲人會悟本體自得於意而不落於小機偏至以是人士聞所未聞各各惺發知解向上問學之事噫是則予論知之矣蓋侯之此衷超然全悟秉真知之識而出之以不後時之政淵源邃故其鑒精情慮淡故其神閒體運全故其意周質素完故其

闕兼其中學如甚中而其發之類出遂不可勝紀意有

大本源者在先又大修天中書院於汝上著學約集英  
雋講學談藝其中實與庠序相爲表裏識者謂昌明正  
學足當治平第一確論也夫大儒注厝入人綦深其盛  
美鴻鉅他日當備見循良史傳中此特其爲政首務而  
其全者可思也侯去汝久官師弟子員思侯彌新客歲  
邑廣文羅君大韶感此學宮率其門人張誠通張公佐  
若于人介書幣走白下徵予言以識不忘予謂羅君素  
未嘗侍側於侯者蓋履其地而思其人哉時孫廣文應  
登至自全椒亦欣然附會艷嘉羅君之舉相命諸生趨  
事勒石夫侯興學育才視天台陳先生實先後相輝映  
士涵濡其中者宜何如副之故特爲識之永久焉侯名

和聲字爾律學者其尊爲石梁先生澍之嘉興人以進士起家當汝政成應召爲儀部天子待之異等時後大用夫嗣是而侯之於天下國家其宏施蓋不啻遠矣

晉階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莊毅傅振

商制

莊烈帝

制曰六師戡亂業有貞於文人九伐正邦功聿崇於圻父肆往勛之可念渙贊書於維新爾原任南京叅贊機務兵部尚書傅振商明允馬誠剛方正直三長蜚名乎玉署六察凜度於繡衣特嘉容臺棘寺之猷尋授貢水章水之鉞道歸林壑忠著朝端俾掌機庭三山聿新夫

暨量行傳衡袖五雲擬召夫降車詎作緝之木紆溘折

梁而增悼茲用贈爾階太子太保錫之誥命於戲班高  
喉舌加峻秩于三公績著爪牙播榮名于千載爾靈不  
昧服此休嘉

諭祭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傅振商并妻封夫人萬氏  
文

惟卿制科擢秀詞苑蜚英簡任蘭臺有聲謇諤游登嘗  
伯無忝寅清迨贛水建牙而保釐績懋洎留樞正席則  
定變功高懸車猶郤寇氛交章佇膺環召乃嗟易簣未  
竟流鴻爰錫維籙並營若斧借爾淑配服此卹恩

諭葬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傅振商并妻封夫人萬氏  
文

惟卿才足匡時品堪鎮俗敷歷中外綦履接乎星辰騰  
展緒餘綢繆及於桑梓俄聞謝世已屆葬期伉儷偕藏  
松楸永輝

直指滇南陽公修城平寇碑

傅振商

自癸酉冬關陝流寇四十八營渡河洛分隊長驅掠河  
南郡州縣屠城焚戮黔黎曰在湯火汝南地繫腹心形  
同膝趾賊數四蹂躪村燼田蕪民之刃者什四疫者什  
三徙者什二甚而趨賊克兵頭面屢換又什居半一時  
蠶起若郭山海張五平侯鷺鷥諸賊皆里甲良姓焚殺  
稱雄搶攫招衆聚而揭竿數萬餘幅幘千里坐困屠洗

農田棄耕商旅匍匐餘此屹屹危城官與吏策守備紳

與士謀生全父老子弟口聚而巡埤嚴甲薪膽之苦志  
矢不渝獨若等之患弗得殄除卽間事招撫亦饑鷹飽  
颺故智耳不亦大可長太息歟今春會逢直指楊公先  
讀中祕書出而攬轡中州褰帷汝上目覩心慄緩諸一  
切力圖大芟往按臨故事自察吏錄囚登城閱武諸大  
目外毫無干預公曰流寇交訐虔劉六載吏之貪也武  
之弛也是以民其犯法而懼犴狴作鉤援而窺雉堞比  
比然遂檄監司及守令滌洗其先砥礪於後務以繕城  
擒渠爲上特有以動大衆大兵進者公曰大兵大衆虛  
名恐罔實用且守令費金錢數萬猝難以辦也余滇中  
無地無不峻之壘無日無不戰之民顧在用之何如耳

於城之役屬在宗子兵之役責在土著乃令府李燦縣  
秦廷奏啟崇藩請蠲且自蠲先之有郡幕吏懈其任立  
笞之遣去春揭陝築礮鼓弗勝週視四面垣陣堅峙古  
云設險備不虞今日備虞始設險公猶愀然心傷之又  
諭西平守備劉洪起汝陽遊擊朱榮祖密授方畧浚入  
賊穴計賺五平鷺鷥等於時就者縛逆者俘餘黨盡釋  
惟山海負嵎不馴窺我兵單遂檄睢陳兵憲張鵬仲發  
衛軍士晝夜抵汝令劉洪起飛騎鄉道抵平頭梁計賺  
下梁擒斬之歸農者萬五千姓西北之鄙大定昔皇甫  
嵩敗黃巾李白馬擒元濟一時悉云今日再見於汝於

是道故其起遊擊朱榮祖及衛士各受賞勞是舉也不



一民不征一力不加一鏃不窵一姓鋤屠糜之兇奠  
愿兆以安其於察吏錄囚登城閱武次第行之一一咸  
助倍越疇昔澄清之績戡定之勲也闔郡守若令士若  
民咸歌思之金石之不佞不禁欣然拜手援筆而爲之  
記

節憲趙母余孺人傳

彭鯤化

趙母余孺人董村趙文學孝祖繼室也前室李孺人病  
知不起願生見繼室託子女孝祖義不忍從至再四乃  
得余氏淑女奉季父太宰先生命委禽焉孺人于歸李  
孺人命子女母之孺人奉李孺人甚謹躬奉湯藥待李  
孺人子女無異已出李孺人喜曰吾子女得所矣於是

瞑目而逝時伯子得孚方六齡仲得豸四齡女九齡耳孺人以繼母代生母慈愛視李孺人生前有加歲時令節率子女哭奠李孺人靈李孺人有母在生養死葬皆以禮從厚如李孺人自爲內外交口賢之孝祖種菊數百本自號黃菊主人每花時宴客酒政悉取給焉未數年孝祖亦不祿孺人卽欲從遊地下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太宰曉諭之曰死節易撫孤難可避難而就易乎於是爲藐孤忍死營塋夫君後爲子娶婦女擇名門嫁之一切婚嫁之費盡手拮据得之先是孝祖存時常從兄方伯先生宦邸孺人母兼父道延師課讀伯子及長孫皆爲諸生餘三孫亦皆受書嗟乎孺人無子而有子子

無母而有母可謂慈孝萃于一門矣孺人年已六旬苦  
勞三十餘載諸生謁予作呈以節慈舉伯子猶恐母德  
彰更請予作傳惓惓不忘母氏卽子之孝而母之賢  
益可知也乃傳其梗槩若此

國朝

重建府城樓碑記

金鎮

汝南郡城建自明洪武初啟東西南三門尋拓而大之  
增闢北門正德間太守畢君昭始甃以甃石明末寇訐  
中州崇貞壬午城陷大肆屠燔毀城樓垣堞而去城以  
內幾成邱墟清興以來二三殘黎稍葺茅以居生聚  
未繁前守諸君雖殫力撫綏而闔闔之間尙多廢廬也

余以順治戊戌秋九月來守是邦方驅車抵北郊遙矚  
城上樓櫓蕩然無存輒慨然歎曰此非古豫州地漢晉  
以還戰爭靡息且近經巨寇蹂躪二十餘年今賴天下

底定疆宇敕寧然而壤接荆吳草竊易生設有不虞將  
何以爲守乎謁廟受事後卽圖修建因念物力凋殘未  
敢驟舉迨庚子冬光商之間好徒揭竿猖亂羽檄交馳  
余躬率丁壯士民登陴修守禦具泊乎事平凡閱旬餘  
而時方沍寒人皆露立城頭霜風掠面冰雪侵膚日夜  
戒嚴不遑啟處是知城之有樓非徒以崇結構壯觀瞻  
實爲捍患禦暴之攸資余向者之言<sub>也</sub>過計也乃會

約三十餘丈亟削草繕詳白當事請自捐俸金以爲之  
倡而別駕鄭君司李張君欣然肯助所屬州縣諸君亦  
各捐金有差爰命幕官分董厥役鳩工比材經始於辛  
丑之秋九月顧需材木不訾而汝河自經淤塞商賈不  
通境內所產木植率多椅桐不中榱題構櫨之用會有  
廢藩遺房變價者遂爲按籍納價以故材木充用若夫  
工匠徒庸不以簿書期會惟募自民間考其工程計日  
給值蓋是年夏秋之交亢暘累月田禾不登閭井小民  
多有菜色皆相將而來樂於趨役以故力作衆多其他  
陶甃墾黜之屬亦悉經營咸備於是輦壤甃石操斤執  
畚揅度共作磬鼓弗勝各門建大樓一月城建敵樓一

惟取樸堅不施華彩而雉堞之圯壞者復爲分工漸次

修築至康熙改元壬寅春三月而工遂落成焉夫古者

建邦立國誠言在德不在險矣然王公設險守國易訓

昭垂月令孟秋之月必修城郭謂非保民先務哉汝自

搜寇難民舍灰燼城郭不完倘守衛無備有守土責者

尙可泄泄爲處堂之燕雀乎昔趙清獻公之知越州也

因歲歉僦民修城四千一百人爲王五萬八千計其備

與粟再倍之旣以固圉兼得救荒史冊侈爲美談余之

是舉皆費出於官不動民財而更令饑黎僦工不煩民

力然何敢效顰前指自爲夸張亦云勉盡厥職知先務

而已故詳記其始末云

條議汝南利弊十事

金鎮

竊惟徵收錢糧關有司之考成清釐里甲爲徵糧之先務近日徵收之法遵奉藩司頒發易知由單轉發各州縣照式刊刷上鈐府印徧行給散務令家喻戶曉悉杜私派之弊法至詳矣然州縣於催徵時每里十甲每甲報戶頭一二名逆慮戶頭之逃亾必先差役押取敬家承認凡一戶頭約費三四金不等計一邑戶頭數百名已費至一二千金矣且甲內有拋荒地畝人旣死亾奸頑花戶糧多遭抗州縣按期徵比惟在戶頭而戶頭敲扑及身追呼無計不得不賣子鬻妻盡爲賠納此則戶頭之累也又於開徵時每里卽差皂快一二名名曰押

差或名押皂當其下鄉催糧恣饕酒食橫索常規不厭其窘壑不止計一里押差一二名一邑押差已數十名費又幾數百金矣更有一尋鄉愚距城地遠則餌其銀錢稱爲代納包攬入手輒濶私囊官未經收而小民不知拘及正身糧仍重納此則押差之害也年來見新蔡羅山等縣不照原編里甲止就各村鎮有糧人戶彙造一冊擇其中有地糧而素行足以服衆者立爲保長令其督催本保糧銀各給小票定爲幾限本保有逾限不完並完不及數者仍令督催再催不應然後差拘一二人以示懲戒其各戶交糧俱着本人自封投櫃保長不得錙銖經手於保甲之中寓催科之法蘇戶頭之累祛



押差之害民樂輸納

國賦易完法莫善於此者抑職更有請者里書之設原以  
派算糧銀繕造赤歷今州縣起解錢糧名爲官解實僉  
里書凡遇襍項差徭必於里書取辦往往賠累傾家尙  
難脫役以故當舉報之日如捕盜賊非潛身遠遁則糾  
黨毆差夫官收官解久奉

嚴綸州縣乃敢不遵徒滋勞擾民命何堪併祈憲臺嚴爲申  
飭里書止令派銀造冊核其飛灑詭寄之弊至領解糧  
銀承管襍差槩行禁革可也

古者寓兵於農伍兩卒旅卽藏於比閭族黨兵民原自  
不分法甚善也汝郡南控荆襄東連廬鳳壤地遼濶伏

莽堪虞村落零星石田未闢則謀所以未雨綢繆乘時  
開墾豈非今日之急務乎查所屬州縣民間無主荒地  
六萬七百四十四頃一十八畝零舊軍屯地八千九百  
四十五頃一十一畝零今欲議爲屯種計兵授田總核  
汝營防汛之兵數尙不滿二百且差遣絡繹徵調不時  
若分屯於各州縣地方使之星羅棋布勢必不能也卽  
分屯於各州縣而與民耕耘相襍令其畫疆爲守相安  
無事又勢必不能也究竟兵冒操作之虛名而鮮屯種  
之實效民惟侵奪之是患而無扞禦之可資是近日兵  
屯之不便亦甚彰矣職愚議於屯田之法稍爲通變

就各州縣在冊無主荒田無論土著流移招令開墾名

爲壯丁大縣一百名中縣八十名小縣六十名每名領田一百畝官給印票槩免襍差寬其起科歲月定以十年爲期其有無力開墾者借給牛種秋成償還計一歲租課所入聽其自置弓刃器械力田之餘輒其講武更選其中武健者立爲什長伍長而總統於捕官每月按期齊集縣城教以進退之節擊刺之方無事則散居各里互相聯絡有事則一呼而至可壯聲援迨至地方安堵寇盜消弭旣以開墾之田還官入冊照則輸糧仍免其雜差三年以示優恤是久荒未墾之田變爲成熟游手好閒之衆盡成壯丁不藉司農持籌而兵食咸足無煩官兵騷動而戰守有餘矣

竊照汝南世族名賢歷代以來彪炳史冊

國家定明十有七年士起家科名致身通顯後先輝映不讓前代洵才俊之區也但觀近日士風下帷攻苦名義自矜者固多而學業怠荒廉隅罔顧者亦自不少如某某輩或以隱地抗糧或以謀產構怨或以呼盧釀錢甚或凌虐鄉閭把持官府有司之門簿既徒有其名教官之月課復不循其實放恣成風不知所底矣載稽往牒汝城拱北門外舊有天中書院故明嘉靖十三年知府廖自顯創建聚奎堂五楹貯書閣三楹號舍十六間旁刈漆雕氏祠嘉靖四十一年知府徐中行建天中閣蒼臺增築號舍十八間萬歷二十二年汝陽縣知縣岳和聲

請於御史徐公宗濬重建漆雕祠三楹又立講堂五楹  
號舍二十間至天啟七年巡按邱公兆麟重加修葺堂  
曰文星樓曰快成大拓號舍二十二間又舊有學田一  
頃二十畝在汝陽之馬鄉店知縣岳和聲王萬祚更相

繼置田四頃八十三畝當是時教養兼施英賢輩出長  
養人材殆與黌宮相爲表裏猗歟盛矣今喪亂之餘書  
院已成邱墟學田鞠爲茂草欲訪前哲之芳規其可得  
乎職愚以本府軍捕同知奉文裁缺其公署宅舍向係  
市買民房頗亦宏敞請改爲天中書院中有大樓崇祀  
前代名賢前爲講堂旁爲號舍每月大集諸生講課其  
中職復自捐俸銀置買民田二頃做學田之制立爲書

院莊田計一歲田租輸納正供之外以供諸生月課給賞諸費餘則分給貧生佐其膏火至每歲田租出入專屬府學教授經理其事一以絕胥役之侵漁一以防諸生之爭攘仰請憲臺俯賜批示俾令勒石永遵庶教養少有所資而士風亦可漸正矣

竊照廢藩崇府並福瑞周三府內郡外郡欽賜自置等田及房屋山場園湖等項自經流寇蹂躪案卷煨燼原無存留底冊卽大部亦無前朝給賜數目

鼎革之初止就各屬開報而各屬所憑者乃積年莊頭校書舉報荒熟數目在內郡其地六千一百四十七頃四十六畝五分二釐九毫六絲見今作變行糧以故屢奉

嚴綸及諫垣條陳刻意清查迄今十七年來尙無定議職自  
履任以後稟奉憲檄嚴查各屬罔敢因循卽如上蔡縣  
關加寵原佃周府荒地四十七頃六十七畝九分經職  
行查舉報之後復遵藩司信牌親詣該縣履畝踏丈丈  
出地八頃一十一畝一分八釐九毫業經轉詳在案又  
查據新蔡縣申懷安王寄莊地九頃七十三畝見在嚴  
行駁查未據申覆夫廢藩遺產關係匪輕如山東王三  
固等一案處分具在前車可鑒若不亟爲清釐徒聽各  
屬以甘結了事卽求一花名坐落清冊終不可得將來  
之貽累無窮也仰請憲臺檄行本府及糧刑二廳親詣  
嚴查大破積習計十四州縣職自任六處二廳各任四

處逐一徹底清覈分別欽賜自置等名色要見原額地  
若干見今荒地若干熟地若干坐落何處四生分明佃  
種是何姓名佃戶所住房屋是否官房民房在城房屋  
若干間山場園湖等項計若干段樹若干株見今何人  
承管有無納租輸課詳悉造報不許絲毫欺隱絲毫朦  
混庶幾隱漏一清可著畫一不致終歲檄催徒循故事  
矣至代徵外郡柘城鹿邑永城寧陵陳州商水項城七  
莊其地二千六百八十頃九十畝彼以汝寧徵解錢糧  
凡地畝之多寡開墾之有無付之不問卽經職再四檄  
催從無一字回報本府以地在外郡鞭長不及亦惟向

二三莊頭校書取結了事且內多豪強占種流弊相仍



率不可破縱職委官稽查全不經意是其欺隱難清更甚於內郡也

竊照汝屬西遂確信北接開封之鄆城南達湖廣之應

山地當南北極衝其次則自商水或西平而至上蔡汝

陽正陽息縣光山以達湖廣之麻城年來進取滇黔軍

興旁午徵調士馬與夫賚奏報捷每一差至需馬四五

十匹或七八十匹甚且百有餘匹又如解運兵餉銀鞘

需用損夫往往動至四五百名差使絡繹支應浩繁州

縣拮据萬難每切呼籲已蒙各憲洞鑒議增站銀似少

蘇驛困矣惟是正陽介在汝息間固次衝地也查其原

額馬三十三匹今存一十二匹又撥去八匹協濟葉縣

原額草料等銀一千三百二十兩今除荒徵熟銀三百三十兩零撥銀七十三兩四錢九釐七毫協濟邳縣又撥銀一百八十七兩五錢九分協濟西平該縣止存廩馬四匹銀一百一十兩零夫正陽與汝上光息同屬次衝未蒙憲恩議增馬匹銀兩彈丸小邑斷難支持雖近奉憲撥一百九十兩七錢除協他邑所餘數十兩用以供一歲之差無米之炊知其必不能矣再查光山長潭驛向因寇亂併在縣城行差今該縣於本年九月初十日詳請牛山巡檢李萃秀就近代理驛務遵照

勅諭所載夫役以及小覓驛卒鞍屐槽鏹等項俱經召募置買見在供差而長潭實與麻城之太平驛相爲唇齒然

太平驛久經倒廢若不亟爲修復勢必貽累長潭萬一遲悞軍機誰執其咎伏祈憲臺軫念驛困將正陽比照汝上息光之例亟賜加馬加銀紵其疲苦麻城之太平驛移咨楚省撫按兩院刻期修舉照常應差彼此接替庶皇華漸可整頓而羽書不慮稽遲

竊照汝寧兵制載考故明時止設守禦千戶以衛郡城開華之始爰定經制於南陽總鎮分設防汝營官兵一千名以參將一員統之誠以兵燹之後遍野荒殘東南一帶如商固新息光羅諸縣與吳楚地形牙錯奸宄易生假斯一旅資其彈壓此分防本意也今細按其籍除逃亡裁汰過兵丁五十七名調往襄陽兵丁三百九十名

南陽鎮抽調兵丁八十一名撥派秋防固始馬兵二十  
名商城馬兵二十名新蔡步兵四十名光山步兵四十  
名又巡防光固息商兵丁七十二名塘撥遞報以及遂  
上西確等縣防汛兵丁其九十八名駐汝城者止存一  
百八十八名是所存不及什分之二兵單極矣各屬地  
方近有寇盜剽竊職亦既嚴飭保甲之法復通行各屬  
大縣選撥馬快二十四名中縣選撥馬快二十名小縣  
選撥馬快十六名令其四路巡徼專司捕盜職仍嚴切  
告誡按月提比然如蔡寨邵店明港羅山截劫各案皆  
屬外來嚮馬踪跡飄忽又非保甲之能稽查馬快之可  
力縛矣不特此也假如前歲江南海寇之警在在人

驚風鶴以此寥寥數百營兵加之器甲朽鈍將連營布陣用以為戰乎抑堅壁高壘恃以為守乎職以調防襄陽兵丁當日亦必從移緩就急起見今二年之內范海山等黨同邪教李奇生輩勾連逆渠兩肆狂狹幾至燎原雖奉各憲勝筭發兵勦捕旋經撲滅然以食糈收營之兵借為楚省汛防之用本地猝有事變反調客兵以張撻伐無論往來士馬供億芻糧以及驕兵悍卒所至騷擾為害甚烈總之營伍空虛軍實不講倘使奸人得以乘間竊發實地方之隱憂不可不為深長慮也

竊照汝屬食鹽明未原額六萬七千二百引其時人丁三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二丁自罹兵定戶口凋殘查

鼎革至今見在人丁僅八萬七千一百丁而每歲食鹽仍照原額有司凜於

功令招徠商綱設法銷引亦已不遺餘力而因以罷職降調者比比蓋如光羅固息等州縣地近淮河銷引尙易其他州縣不通舟楫銷引實難商人既擇地行引以要有司復昂價市鹽以要百姓地愈僻則愈不來鹽愈少價愈增重二三筭黎幾不堪命夫人丁逃亾數倍田畝強半荒蕪乃田畝業經除荒而鹽引獨無減額此鹽法所由壅滯也十六年七月內蒙前鹽院高頒發刊定口岸冊減去一萬五千四百零一引又以淮北行鹽向係淮所官撥派每致多寡不均歸併運副經營十七年七月

內又蒙鹽院李檄行府屬州縣通融均派惟期足額今各州縣竭力疏銷雖較原額少可支持然上確西遂等縣冊報引數尙不及十分之三四且各商有曾經撥派趁起不前經年累月尙未到口岸者夫引至而不能銷固咎在有司引未至則咎在各商乃運不及額而輒被叅罰爲有司者雖饒才力亦安能銷無引之鹽乎伏祈憲臺軫念戶口盛衰今昔迥異銷引艱難官民交困特賜具

題并移會兩淮鹽院於前院減額之數再祈減派十分之二或量撥二三萬引暫分江楚全熟之地以俟生齒繁盛再復前額此在公家亦不失按額取盈併請檄該管衙

門嚴催各商速照派定各州縣引數依期運到以憑比  
銷則有司克副考成小民得蘇殘喘誠至便也再照行  
鹽之法自應日中開市聽民交易乃上西確遂等縣舊  
時鹽到印散鄉保鄉保按戶分派官爲比徵是有司於  
催科之中重煩敲扑百姓於正供之外更有追呼厲民  
之政莫此爲甚又西平縣地接開封鄆城之五澗營彼  
地奸徒每構無知鄉愚以長蘆食鹽地近價輕輾轉私  
販旁及鄰境以致淮鹽愈壅頻年難銷職於十五年九  
月受事以後卽將派鹽陋弊首先禁革併提比巡鹽快  
役拿獲私販李河芳等六起申報在案但恐日久人玩  
奸弊復生仰請憲臺通行禁飭永革前弊



竊惟黃河隄岸衝決靡常爲中州大患各府派夫歲爲  
修築調夫之檄殆無虛日先蒙河臺酌議計道里之遠  
近定地畝之多寡凡近河州縣議定十五頃一名遠至  
百里則每名遞加五頃以爲僉派可謂至公矣汝郡距  
河五百餘里南至商固等縣幾千有餘里地土荒瘠流  
亾未歸乃額派河夫其計五百二十九名各州縣念河  
工重大敢不竭蹶趨事按里派夫催赴河工而里民恐  
廢一歲農事不能千里裹糧親身力役勢必僱人自代  
或係解役承攬赴工僱覓大約每夫一名每月須費五  
六金當是時能保里胥之不乘機科派乎能保解役之  
不借端抑勒乎此僱募之苦猶可言也往往奸黠之徒

受其僱值甫到工所或行至中途托言盤費不給輒自

潛逃致解役往復奔馳仍向里民提取里民又不得不

百計措處黽勉承應計其所費實已數倍而里民之重

困莫可控斲矣將請槩免河夫而額數派定孰敢有悖

上行將讓申解工食而徵銀募夫又恐涉於私派事之

不便較若列省但州縣有衝僻不同地畝有大小不等

猶可仰干憲聽者如西遂確信四州縣極衝之地也既

其拮据於供億豈能復肆力於築防乃與地僻州縣一

例派夫偏枯孰甚職已於河夫第一苦累等事詳內比

照開封衝途之例議請全免不敢復贅矣至地畝大小

蓋緣汝上等州縣俱小畝三畝六分折爲一大畝行糧

惟西平向不折畝而新蔡則以小畝一畝六分爲一大  
畝故額派河夫他不具論卽如汝陽止派三十二名上  
蔡止派四十一名西平乃派至九十八名新蔡亦派至  
四十九名夫二縣之地畝視各州縣實少而派夫較各  
州縣獨多良以折畝之法大小不均也今賦役久定惟  
正之供歲有常額自難更張若河夫一項實在正賦之  
外節據西新二縣申請清詞迫切職叨任司牧亦安忍  
恣然不亟爲斯民請命乎頃者西平額派河夫已議全  
免未蒙批示惟是新蔡一邑以地僻縣分未經議及不  
無向隅之泣伏祈憲臺軫念民瘼移咨河臺請將新蔡  
額派河夫比照汝上等州縣三畝六分則例折算愈派

至以後凡遇供兵各項襍差西新二縣併祈憲鑒悉照汝上等各州縣行糧則例折算定爲章程永久遵守則地畝無大小之殊而徭役鮮不均之累矣

案查順治十五年十一月內光山叛僕訛傳奉

旨放僕糾聚黨類挾刃操戈逼主退約延至商固等縣羣起效尤猖狂之勢幾同倡亂職適以丈地之役親詣光山立將發難奸民嚴懲枷示旋蒙各憲發示禁飭叛風始戢今王明玉李從等累經駁讞俱寘重典羣小之心胥已懾服但致叛有由貴防其漸欲以懲前毖後端在拔本塞源安全之道所宜亟籌也其一爲投獻之僕仕宦之家僮僕成林自多價買否則爲其祖父遺留貲配妻

室豢養日久主僕之分亦自昭然乃有奸猾之徒倚附聲勢委身投獻主人不察遂爾收留然究其投獻之由或爲訟事求勝而欲人畏我上風或恐故主追求而使其不敢過問或緣奸盜犯科而恃爲護身之符或苦地糧重累而藉爲影射之地欺詐種種主不能知一旦勢敗主爲贅疣事變相乘不難掉臂以去此其所由致叛者一也其一爲強占之僕汝屬有等土豪蠹惡或結黨援或憑城社武斷鄉曲凌轍無知收納衣食無依之輩誘致逋亾失業之人一入其家如投陷阱卽育有子女每當婚嫁大則奪其聘財小亦受其勸賀間有不堪其苦逃之他所則必構黨作中捏成賣券鳴之官司驗其契

証有據亦莫能辨迨至斷歸原主而勢愈鴟張心愈狠  
戾終無脫身之日矣此其所由致叛者二也其一爲僱  
工之僕汝俗原屬僱工配以婢女議有年限爲之力作  
然限滿卽聽歸宗原與奴僕不同奈往往工役已滿仍  
行羈縻苟或挈婦言歸輒指爲逃僕輾轉與訟至妻子  
盡鬻孑然一身而訟猶不止其情何堪此其所由致叛  
者三也其一爲佃田之僕夫佃戶領田輸租又與僱工  
不同乃汝俗亦多稱爲佃僕肆行役使過索租課甚有  
呼其婦女至家服役佃戶不敢不從者且有佃戶死亾  
欺其本宗無人遂嫁賣其妻若子併收其家貲占以爲  
利者更有一等親屬佃田查諸律例云佃戶見佃主並

行以少事長之禮若親屬則不拘主佃止行親屬禮是親屬佃種又與佃戶不同

令甲昭然况可以奴隸畜之紊亂倫常乎此其所由致叛者四也蓋投獻由於趨勢自易離心強占出於畏威尤易解體雖前經奉

旨禁飭猶恐未盡恪遵若僱工佃戶原爲力役之人豈同臧獲之輩槩行凌虐大非人情職以爲役使奴僕惟有價買一着人自俛首傾心願爲終身執役卽有愚頑不率主教出其賣契治以官法彼自帖然豈復有噪集多人恣睢扞法者哉伏乞憲臺睿鑒嚴行禁飭無論紳衿庶民此後置買奴僕請將文契卽赴該州縣用印存照併

將順治元年以來各家買僕文契俱赴該州縣給與印  
照仍給本主收執再請申飭州縣吏胥不許借端需索  
至僱工佃戶二項不得視爲奴僕肆行侵侮占其妻孥  
凡有親屬佃田尤當正其名分以厚風俗庶向來陋習  
可除矣

竊惟裕民之道誠以農務爲先而相地之宜尤以水利  
爲急汝民鋒鏑之餘洊逢水旱地多榛莽民生之凋瘵  
已極長吏之補苴當施然惟勸民力爲墾種導其所利  
去其所患使家給人足庶四境之內生業獲安寇盜自  
息耳迺稽前代汝南水利如鴻郟陂無論已迨漢鮑昱  
爲汝南守郡多陂池歲決壞費常三數萬昱爲作方



梁石洫水恆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何敞守汝南理  
鮑陽舊渠增墾田三萬餘頃杜詩爲汝南都尉疏鑿溝  
渠以興水利上蔡至今五溝尙存下至蒼陵堰賈侯渠  
遺澤皆未泯也職嘗經行原野詢問土民博蒐圖籍詳  
加攷証而接見各屬之時復細爲諮諏討論大率汝屬  
田畝平阪居多其間陂池塘堰溝渠隄港之屬用以蓄  
水灌溉爲數繁多不能枚舉惟言其大者若光州之鴛  
鴦湖捍城湖匡家湖馬家湖趕龍灣千工堰商城之石  
梁堰大圓湖柴江湖杭陂湖千工堰固始之史河清河  
曲河白露河中有利濟等閘以時啟閉引入串子堰王  
道人等港凡百有餘處光山之子工堰自城西遶東數

十里明嘉萬間知縣王室党承賜沈紹慶牛應元相繼  
修築民大稱利第春漲時堰旁稍有水澇之患故豪強  
輒私決之洩其水於清水溝堰利遂失凡茲湖堰灌溉  
民田計數千頃皆水利所在或先經開浚今復廢湮或  
向俱淤塞方謀疏鑿職謂導其所利者此也至汝水所  
經西平上蔡汝陽正陽新蔡等縣合瀨河練江英河溱  
河潁河諸流南至息縣與淮水相匯經固始之朱臯鎮  
折而北注沿洞數百里賴有杜五等溝分其支流黃公  
等隄障其奔湍非遇伏秋連陰山水暴漲無虞水患也  
惟新蔡爲潁水所經四鄉溝港如楊家溝等七十餘處  
往時地畝全熟近田溝渠家家疏引由溝歸之於港由

港歸之於河雖小有水患田禾不致湮沒自寇變地荒  
溝多壅塞水患始甚他如上蔡北接郟城郟有沙河而  
蔡地卑下每患漂沒遂平西通泌舞二縣上承泌清諸  
流又有嶂呀嶼嶸等山加以山水陡發亦每虞其衝決  
連年各縣水災頻仍饑民載道職此故也當此農隙亟  
宜築隄預爲捍防倘復因循桃花水漲畚鍤難施數處  
之田禾廬舍有不盡委波臣者乎職謂去其所患者此  
也仰祈憲臺垂鑒民瘼攸關亟賜施行將光固等州縣  
鴛鴦湖諸處速行修濬疏通使灌溉有資併將上蔡等  
縣各堤岸嚴飭挑築堅固使扞禦可恃卽以工程之怠  
勤定各屬之殿最務在刻期竣工不許虛文塞責將地

沙寧府志卷二十三  
無旱澇之憂人有豐穰之慶功垂百世矣

修楊埠治平橋記

金鎮

戊戌秋九月余以秋官郎來守是邦凡諸廢墜修舉未  
遑進耆老而問所亟當興復者咸曰楊埠之石橋也是  
橋橫跨瀋水上通黃河支流下合江淮注海商艦鹽舶  
多聚于此而荆楊雍冀諸州賓旅之所往來復駢至輻  
輳輪蹄不絕誠水陸之要衝而汝潁之咽喉也逖稽明  
初始設板橋以濟至霖雨驟漲板輒漂沒乃以輕舫橫  
渡覆溺者相繼民甚苦之嘉靖三年有崇王禮官張宗  
道者始捐資千金甃石成梁往來稱便迄今百三十有  
餘年橋乃傾圮殆盡僅橫數木以容徒步車騎經過輒

臨津而嘆疇昔覆溺之患將復見于今矣余聞輿人梁人並列周官十月成梁載在夏令橋梁之設自古爲重唐時刺史王周見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之過乃償民粟修其橋是誠責在長吏也

天子不以余不材畀以一方民社民有疾苦余方噢咻之拯恤之力扶凋瘵庶幾民俗阜安顧茲輿梁特爲政之一端尙弗爲修治不已有負厥職乎乃與寮屬謀重構之因自捐俸金以爲之倡而屬邑咸有同心亦各捐俸有差遂于順治庚子十一月命參軍胡崇倫鳩材庇工經紀其事士民之間者無不奔走恐後羣力不期而合衆工不戒而勤昇輦偕作畚鍤並舉越明年之三月而工

遂告竣士人礱石爲碑欲爲文以記其事余曰是役也  
烏足以記也哉蓋昔之治橋者多矣如崔亮之治雍州  
也渭川爲之浮木蔡襄之治平海也海水爲之廻潮此  
皆費累鉅萬功垂千世其精誠足以動天地其忠信足  
以動鬼神其結構崇壯類非人力所能設施者故足述  
也若是役也烏足以記也哉既而思曰事無大小期于  
利民是役之成其結構雖遠不逮古入而要以利民爲  
念且當其初也賴僚屬之同心而後能慮厥始及其既  
也賴士庶之慕義而後能臻厥成是皆不可以無記也  
且吾聞之物之廢興成毀相循于無窮有昔日之成卽  
有今日之毀有今日之出毀而興卽有後日之由成而

廢則斯橋也張宗道創造于前余今踵修于後前人之  
賴後人猶後人之復賴後人也余故取而備書之使數  
百年後撫此土者聞余言而興起時修周官夏令之典  
慨慕王周償粟之風其或有裨也夫橋共七空高一丈  
五尺廣一丈三尺長八丈七尺有奇復增高三尺其廣  
袤則仍舊橋故無名今日治平亦庶幾民俗阜安之意  
云爾

興復社稷壇風雲雷雨山川壇記

金鎮

國家立社稷已祀五土百穀之神蓋爲民也天子爲天下  
之人立社曰大社諸侯爲境內之民立社曰國社東作  
方輿則造五穀既登又報功也國以民爲本人以食爲

天故建國君民先立社稷唯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已若夫風雲雷雨山川按周禮祀風師雨師唐天寶五載始祀雷明初又加以雲而山川則興雲致雨者也俱立爲壇壝春秋告祭著在祀典莫敢廢也汝寧自明洪武初立社稷壇于城外西南隅立風雲雷雨山川壇于城南三里許至成化間分建藩封立有國社于端禮門右有司遂附于國社行禮不復設祭矣

鼎革以還藩封旣廢故府改爲軍營壇壝亦並湮沒守吏因循莫或舉行迄今已十有八年余承乏是邦再舉丁祭而不及社稷諸壇夫舊典不修是爲慢祀因稽古牒及詢諸耆舊老生得其原址亟下檄汝陽縣芟闢草萊



復爲壇壝于辛丑之仲秋克修厥祀舉廢典也夫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其方之山川社稷者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是天子之于天地固一氣相感者也諸侯分國而治各以其方故不敢事天地而唯祭其方之山川社稷其于山川社稷猶一氣也今郡邑之吏奉

天子命以撫有茲土則山川社稷感受職焉一氣感召損益同之和則致祥屢則致異莫之或爽土生百穀山川出雲雨神旣失職安能畢其能事降茲有年爲斯民福哉譬一家之中諸父昆弟主伯亞旅有不得其所者內失其和而求外修其業不可得也雖然傳曰先成民而後

致力於神蓋事神治民各舉其功而後神受其成苟民  
事不修卽有其享之神猶莫或歆也盡人以格天安民  
以事神上下咸若百神享之陰陽自和風雨自時歲之  
告成庶可或幾也爰撰爲文以告來者

興復八蜡祠記

金鎮

汝南經兵燹後百神之祀多廢而不舉神人未和慶祥  
勿下天災流行水旱時有歲辛丑復大旱穀不登余夙  
夜祗懼爰昭告于山川鬼神興復社稷諸壇壝復訪諸  
故老舉八蜡祠而修復之謹攷郊特牲謂主先嗇祭司  
嗇祭坊種祭坊與水庸享農及郵表畷禽獸而陳祥道  
則以迎貓虎爲禽獸其說良是遂于十月朔依其序次

立八神之主致齋而祀彰舊典重民事也夫八蜡之祭  
何昉乎自伊耆氏昉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  
漢曰臘至唐宋復曰蜡異名而同實者也其禮上白天  
子下逮諸侯祭之日皮弁素服命祝史正詞曰土反其  
宅水歸其壑昆蟲不作草木歸其澤三代聖王其致禮  
于神者恭且嚴若是後之人以享以祀事神其敢不然  
或曰祭有祈焉有報焉蜡報祭也有功則報無功則不  
報禮曰四方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言其方歲凶則斯  
方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也三代以還其制雖或不同  
然觀柳宗元蜡說曰水旱蟲蝗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  
以祭是唐猶若是也今歲凶而祀八蜡豈禮歟曰是不

然古之蜡兼在民用民之力多今之蜡專在官用民之力寡蓋古者蜡祭既舉使民飲食醉飽令其酣暢爲樂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若歲凶則民力不贍故缺其祀以省其材非得已也今去古已遠惟存其意著于令甲令有司歲時舉行耳又何可愛其牲牢而不吉蠲以享乎且吾聞之古者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故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又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是則敬恭明神以祈昭格自古已然故歲旱而祀八蜡余猶行夫古之禮也况乎蜡之爲靈至誠所感罔不協應載在典冊于前代勿具論明永樂間濬縣蝗蝻生縣令王士廉禱于八蜡祠三日忽有烏數萬食蝗殪

盡開封之圍城正德丁卯秋禾菽蔽野飛蝗忽來勢若  
風雨邦人大恐群白于令令亟設次于野或誠以霧露  
輒曰祀而爲民敢不敬乎旣奠幣歸凍雨終夕翼日蝗  
悉抱草木死年乃登皆近而有徵未可誣也余雖無嘉  
德以薦馨香然潔吾酒醴奉吾粢盛亦庶幾神降之福  
嗚呼報功之際旣不敢廢于凶歲則順成之慶神豈忍  
靳其豐年吾知自今而後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茲邦之  
人歌豳風擊土鼓熙熙然飲食醉飽以承神庥者殆將  
未艾也

重建何許二先生祠記

金鎮

汝南代有傳人其倜儻非常炳耀史冊者於明復得申

陽大復何公與固陵汝登許公是皆古之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也二公歿後兩邑各尸祝之而郡尙無祠萬歷間河中王子崇古守汝始立祠郡城以二公合饗而署曰烈文意蓋兩重之云嗣守者謂何不宜與許並祀出其主于鄉賢祠中而專祀許公後長興徐子中行至心非之然謂其主已出雖復入恐不享乃請于蔡中丞建祠天中山南而專祠何公此二祠分合之由也兵燹後祠悉燬明禋久曠神無所依噫二公之俎豆當千載常新今未及百年輒一旦廢缺非所以明報昭訓也余遂度地府學之東偏重建祠三楹仍以二公合饗署曰何許二先生祠祠旣成將妥靈立石客有問于

余者曰二公之祀始而合既而分今而復合其說可得聞乎余曰此非余一人之臆見也竊嘗尚論二公而知其不可不合也蓋人臣之事君有二道選義考辭起衰

拯敝開一代之光華者曰文投艱遭大殺身成仁立萬世之綱常者曰忠二者雖殊其爲國家所倚賴則均也嘗考文自唐宋諸大家而後詩自元和以還迄于元季風滋下矣明初劉宋諸儒颺然時起莠林之盛已兆其端然翹瀾障川猶憂憂乎難言之至何公掃厥荒蕪力追正始令學者皆從其朔非先秦兩漢不敢言文非開元大歷不敢言詩于是前後七子繼踵接迹其開一代之光華者歟宸濠之亂諸臣相顧駭愕莫敢誰何使兵

伏不移賊必蠶奔豕突天下事未可知也許公生而撓  
其謀死而奪其魄兵未出于九江賊已擒于鄱陽孤忠  
偉烈震動天地其立萬世之綱常者歟是二公者一以  
文傳一以忠著誠均爲國家所倚賴也其合祀焉宜也  
客曰然則二公各造其至而不相兼者歟余曰不然何  
公雖以文章名然植身大節皎然不欺觀其移書宰相  
逆瑾爲之寒心峻絕錢寧好人爲之側自危言激論雖  
鼎鑊在前刀鋸在後而毅然不顧始文而忠者也許公  
究心理學寄情吟咏雖禦寇于樂陵秉節于豫章日擾  
擾艱險中不得悉摭其蘊然讀澹欲堂記及弔文丞相  
詩淋漓感憤成一家言則嘗聞一變可知異味窺豹一



班足見全体殆忠而文者也第世之論人者稱其所至則畧其所兼故目何公者不得不以文掩其忠目許公者不得不以忠掩其文而二公之文與忠固未始不合而爲一人也嗟乎何先許兩年生雖前後策名而俱仕于武宗之朝當其時亦極亂矣劉瑾進而賄賂滋錢寧江彬用而巡幸興臣僞而奸民窮而盜驕藩因得以伺隙而生心其禍皆起于宦官嬖豎故何公不憚觸忌諱冒罪戾爲君相言者誠有以見其微也夫使當時立于朝者盡侃侃正論如何公行行不阿如何公則錢寧之奸必不肆儀衛之請必不復宸濠卽欲反其勢無由而許公掌其鎖鑰必如淮南之憚汲黯是建禮之禍可以

不作也惜乎竭智盡忠蔽障于讒使修辭明道之需發憤而賦歸秉義守節之士慷慨而齒劍余于二公未嘗不欽其心之同而悲其遇之難也夫生而同時仕而同朝歿而同心豈可祀而不合廟乎易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二公之靈固已乘翹風載雲旗握手于冥漠之鄉而後人區區之見或出之或分之無乃過歟余故曰此非余一人臆見也蓋上論二公而知其不可不合也既已言于客退而爲之記

重立天中書院記

金鎮

古無書院之名而黨庠術序以文教爲帝王首務聚一方俊秀董之于學又取材行完潔者以爲師曰講月察

使俛然修其德行道義脩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過其所  
以立範垂訓者至宏遠也教之既殷士羣居族處于學  
中者僅習章句課文字追逐時好取青紫學官徒取尤  
位不復有所講明而二帝三王立學之本意寢晦故宋  
世諸大儒慨然思補絕扶微以道學爲天下倡更立書  
院授徒使四方簞笈雪集共服習于聖賢之業如考亭  
會講于鷺湖象山說書于鹿洞其最著矣則書院所以  
扶庠序之衰而補其不足也自宋迄明書院幾遍天下  
汝寧天中書院建自明太守廖子自顯厥後徐子中行  
繼其事汝陽令岳和聲廣其舍巡按邱公兆麟重修之  
舊有學田岳和聲及後令王萬祚相繼增置共六頃有

奇以資教養今並委爲邸墟鞠爲茂草余欲興復之而未遑會本府軍捕廳裁缺其公署向買民舍頗宏敞余特請兩臺次爲天中書院中有正樓崇祀先代名賢前爲講堂旁爲號舍每月集諸生講課其中捐俸置民田二頃做學田之制爲書院莊田計歲輸正供外以供諸生月課飲饌給賞諸費餘卽分贍貧生佐膏火租稗出入屬府學教授經理之其崇祀名賢宦于斯者以端木氏爲宗配以召賈諸公生于斯者以漆雕氏爲宗輔以曹子秦子配以袁陳諸公使學者瞻拜其下如親師範焉嗚呼孔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賴宋世諸大儒傳其道統綿綿延延以至于明復得河津姚江

諸子興起絕學昭示來茲斯道因以未墜百餘年來未  
聞有繼起者雖天下郡若邑多有書院之設非若鵞湖  
鹿洞發明道學德性之分剖晰喻義喻利之辨使聽者  
爽然自失欷然淚下也有司之賢者不過萃子弟而教  
之以連篇累牘爲工勉其特試于鄉校角莛于制科至  
于洙泗之源流伊洛之終始漫不加省則猶然章句文  
字已爾古人之書院果若是乎余竊嘗有慨于中願與  
斯邦人士研窮義理之精微參考古今之同異原心于  
杪忽較體于分寸積累涵養學爲真儒非僅善其辭已  
也卽今以文程士士舍此無以自見然窮之所學達之  
所行必根于心而成于言闕其中而肆其外以舉子之

業闡聖賢之蘊務身體力行之居于鄉則明經修行法  
漆雕氏信斯之意次亦秉節扶義不失爲袁陳諸賢倚  
仕于朝則輔政濟民遵端木氏勤慎之傳次亦奉法守  
理不失爲召賈諸循吏則進退有據庶幾乎不負所學  
者矣若徒以其言邀利祿于一時取聖賢語脉爲富貴  
筌蹄得志則殘民以逞不得志則沒世不稱試思先王  
所以立範垂訓與諸儒所以輔絕扶微者謂何而自待  
若此知斯邦人士必不其然余旣喜書院之成又恐學  
者失鶩湖鹿洞遺意而徒務于章句文字也于是乎言

文學馬萬里傳

金 鎮

間嘗沈覽載籍當國家喪亂臨難致身垂令聞於不朽

者皆服官守職爲多或以國難死或以守土死或以赴敵死或以陷賊不屈死其任重其事顯故其死也著人得而稱之太史氏採其風聲詳其郡邑稱其官爵覈其行實審其月日而大書特書之故身沒名彰而其人傳至於庶士則不然非有位望之隆也非有將帥之任也非有封疆之責也其於君國之分也輕雖有慷慨殉義之烈其人地卑微無以自見故其死也隱而不彰人無得而稱之史無從而書之故名隨身滅而其人或傳者寡矣明末逆闖李自成屠汝都縣壬午冬十一月破汝寧城文學馬駿罵賊賊攢殺之其子獻書聞父爲賊所得遽出求父賊又殺獻書汝人士義之事詳固陵吳雲

鄉所作傳中嗟乎士不幸而所生不辰會厄百六平居  
讀書好古懷才負氣以名節自砥困於諸生當國家多  
故不得分一職任一事發一策膺一城之寄當一旅之  
師竭智力捐軀命爲本朝効尺寸與在位時賢較一日  
短長不勝忠憤之氣悒鬱而莫宣拊髀茹歎良足哀已  
乃一旦罹患難義激於中不肯以草野疎賤自解宛轉  
乞活虧平生大義之所在而負其所學奮空拳以擊賊  
吐厲辭以快志身嬰鋒刃而不悔較之食其食而死其  
事者不其更烈歟然會不得與致命朝廷者並傳而與  
轉死溝壑者同盡豈不重可哀哉豫之鄉先生及賢士  
大夫之過汝者聞其風烈咸爲詩文以貽之天下頗有



知汝陽馬駿父子殉難事積二十餘年得詩文凡若干首其季子獻易痛父兄死于義孝當變革之際無旌恤之典恐歲久遂湮因彙書於冊俾後人世守之請序于余余賢其志行乃爲作序按傳馬氏世業織造文學始讀書爲儒者方其改業就學也家人禁且詬之間里羣起非笑之文學毅然不恤雖日益貧落不免饑寒而力學不少懈推此則器識宏遠卓然自拔百折不回之槩固有大過人者宜其視義所在身嬰鋒刃而不悔也吾聞懷德者食其報不得其躬必得於後今馬生獻易能文章敦行誼著聲淮汝間論材文學孫也卓犖有俊才余識之童子時皆華國選也文學名德若彼二生才賢

若此天殆嗇報於其躬而豐報于其後哉立身揚名以顯其親端在二生矣易曰無德不報詩曰永錫祚胤景命有僕準諸詩易文學又奚患令聞之不與古人竝傳不朽也

熊郡伯修天中書院記

劉元琬

康熙癸亥歲黔逆城海氛平琉球暹羅來貢者三十餘國

聖天子方偃武修文崇儒重道與天下觀太平之盛一時公卿大夫莫不相爲鼓舞以希雅化我郡伯熊公漢上名闕也家學相仍與鍾陵先生昆仲濟美文章經濟鈔天下其于濂洛性學身體力行未嘗不須臾佩服也歷

任名邦所在著聲美政洋溢難更僕數尤以培植斯文  
爲已任及遷守汝南甫及下車值兵興旁午尋復饑饉  
游臻公惟鎮之以靜節躬省費肅清法紀汰冗役禁濫  
差以裕州縣曰措餉賑饑平反獄訟剛者不吐柔者不  
茹民依以安見黌宮麗譙顏廢謀次第修舉卽捐俸先  
事文廟奕然改觀又念士習波靡起衰是棘乃相地北  
郊三里許岡嶺自上蔡來者盤結爲平原曠野南對郡  
城汝水環繞滌洞昔年孔邇之化猶有存者乎而鷺鴨  
池一帶長堤橫亘厥面西眺明峰東撫淮甸最佳地也  
公曰善于是高下顧瞻步定基址鳩工庀材工尙未竣  
適華亭王太公祖撫豫加意講學衛道重儒與公相

券公益恢宏整繕前闢太門三楹中建講堂後爲文昌樓樓前對起長廂一十八間各界戶牖西北隅書齋三楹東北隅庖室三楹堂中安二程夫子暨上蔡謝夫子主以爲中原名賢流風不遠多士景仰觀感其在于斯落成顏之曰天中書院以羅十四城英才而教育之公于公退之餘率僚屬就省視之廩餼周備悉出公俸資會文之期第其甲乙以鼓勵多士多士咸感激憤發蚤夜誦讀春風化雨中交行並進盛哉斯舉人才其自此未可量矣嗟夫今之學宮遍天下卽書院者亦不乏或鞠爲茂艸或務于章句口耳之末欲若公之進髦士而以聖賢之學教之以聖賢之業期之者未數數見也聞

天中書院之風其亦可以稍興矣乎多士被公陶冶之  
澤時屆賓興咸欲奮揚天路思所以報公于其去也固  
屬予爲文勒之貞珉以垂盛事于不朽云公諱仲龍號  
恕叟戊子拔貢階光祿大夫汝寧府知府加六級漢陽  
人

張隱君傳

羊琦

六星張隱君諱星文別號宜菴其先世洛陽人家於汝  
南數世矣曾祖卓甫公舉己卯解元清譽著於鄉從祀  
賢祠宜菴其曾孫也幼穎異博學善屬文尤工草隸兼  
能染翰嘗戲作山水人物昆蟲草木皆色色如生年十  
八補庠弟子貴家貧傳經自資從游多名士宜菴天性

孝友與弟詰者食其席出雁行其篤於友愛如此且操  
行狷潔非公事不至公庭四試於鄉竟未第崇貞壬午  
羅闖逆之變被傷臥病藿藜不給兵憲韓公重其才厚  
給貲粟得不死時大帥劉姓者剪滅沈營兵臨汝上多  
所殺戮有被縛待刃者宜菴矜之匍匐緩頰脫其命于  
刀下而不知其爲誰其不畏權力急人之難者如此

國初及 文戢李公試汝憐其步履准給冠衿由是宜菴  
徜徉斗室几案間焚香讀書問石調鶴尋樂事于林邱  
付名心于逝水繼室袁氏晚而得子肌肉玉雪稱其佳  
兒宜菴心日益適興日益豪文名亦日益著會爲郡李  
何公所知語其友黃先生者先生爲宇內有心人道過

汝停驂訪宜菴爲留數晨夕極盡平原之歡後司李山  
東仍懷以詩意高言厚詳傳後其爲人推重有如此以  
故郡守方公司馬高公互爲禮遇奚囊稍潤宜菴于市  
箋沽酒餘槩付貧窶始云得當其樂善好施也如此迨  
暮年喜讀易尤愛皇極當未病忽托孤于姨丈傳潤老  
年伯楊君老其弟自城陷棄儒事佛禪棲商城山修緘  
召之屬後事親知哂其狂及弟至不數日而宜菴淹然  
逝其能明于生死也又如此嗟乎宜菴人有以詩人目  
之者矣不則以文人目之者矣不則以畫師目之者矣  
不知其守也况知其操乎不知其操也尙能窺其所至  
乎予按其生平而獨許其近道故爲之傳

重修縣學碑記

邱天英

國家承平海內乂安戎馬不生于郊原愁歎不聞於蔀屋  
聖天子乃大修文教兩幸闕里詔天下郡邑凡庠序之  
有頽敝殿宇之有腐朽者各地方有司竭力修建于是  
汝陽縣知縣渭南邱天英乃稽首頓首曰學校者王政  
之本也昔子產不毀鄉校千古遵之若廟貌不肅無以  
壯聖容祭典不備無以昭聖德備員於此而見廟  
宮之摧折也其何以正獻春秋以屬羣僚以薦芹苴燎  
瘞腥血以告幽明乎時而養老又何以拜賓肅介讀律  
讀誥以昭深衣燕衣之光乎時而觀射鸞旂戾止又何  
以令司馬奉中河正揚纘以示在泮獻賦在泮獻囚之



義乎按汝陽舊有廟在縣治西南勝國時爲楊補之創  
始後鍾原亨改置縣治東南後提學副使改置縣治東  
成化間孫晟創始萬歷間岳和聲重修崇貞間明倫堂  
東西兩廡燬至順治間楊義劉瑞紀國珍等相繼增修  
循舊也天英肅然起敬曰前令之功德蓋已不可泯滅  
矣奈何其地頽如此在

聖謨洋洋備官而未之聞乎隨召般爾選材於地凡棟橈楹  
榱木植數尋者若干株伐石於山凡階墀垣墉方廣豐  
隆者若干丈斲人司埴罇人司金旒人爲簋鳧氏爲鍾  
梓人爲柶簋凡丹漆絲纊毼鞞之類母或不具又擇馮  
相之良者爲之定期日遴土圭之精者爲之測深厚於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初二日爲經營之初隨於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落成自大成殿至兩廡出戟門至櫺星門奎星樓名宦鄉賢祠凡屋幾十間白聖座拈廡名宦鄉賢祠牌幾十位棟宇榱桷檐楹雕彩費若干緡自明倫堂至啟聖祠敬一亭儀門庠門角門若干所皆金碧五彩塗飾如法朝夕親爲督理溫以悅人嚴以警惰煥然可觀矣復選人材俊秀者爲樂舞生各製朱紅團花緞衣一襲春秋秉翟報翻於其內合奏大成樂章用叶宮商播之絃管鐘鳴而律應笙奏而羽和升降有容獻酬有禮不必登闕里之堂而參三元極儼然天中之麓而汝水之陽也于是汝之縉紳士夫相率而言曰

此學宮之修既不費民間一錢工作之具動累千金捐  
資之難不可以不紀儒師又進而言曰制度宏偉無異  
靈光寒飴首蓓不足以誦一言烏乎其不傳天英恭肅  
而拜曰是役也天英何功之有不有

聖天子之詔令在乃循其實而爲之言以誌諸碑銘曰 於

穆聖宮肅肅邕邕濟濟多士惟廟貌是崇牲醴肥潔以  
報豐功噦噦鸞音春秋敬從 泮宮清潔言采其芹赫

赫宮牆直歷考亭松檜有蔭桃李咸英苟曰壯麗莫敢  
曷承 巍巍棟宇上或生雲浩浩闕宮芝或生楹笙簧  
有奏萬舞盈庭惟素王之德協天子之心 鐘鏞在左

鼙鼓在右揖讓升堂進退有度惟忠與孝萬民斯服惟

節與義千古卒獲顧瞻崇墉與天比隆 徵臣拜颺期  
期口給潔茲廟宇掃灑堂室惟父母斯民不敢不竭力  
敢告父老聖恩無極不忘斯民教養是亟大哉王言故  
詔令邦邑

新建縣城隍廟記

邱天英

汝陽縣舊無縣城隍廟也縣城隍神附於府城隍廟之  
庶余來治汝陽宿於府廟心若有不足焉者曰古先王  
之建國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府視公州視乎侯縣視  
乎伯秉蒲璧而端坐乎上者伯也陰陽一理故城隍神  
封顯佑伯焉或曰祀典所載無所謂城隍神今春秋壇  
祭列坐於山川社稷風雲雷雨者非城隍神乎其意曰

東方生人之所也山川社稷風雲雷雨其生人者矣有其生之而無所以衛之其功不全故城隍所以衛國者也並祭於東焉燕公及曲江諸說一時辯論耳易不曰城復於隍又曰王公設險以衛其國乎當是時卽欲改建而格于議越八年弗果行丁卯春因與學博及諸紳士講約復理舊說僉曰勗哉第鳩工庀材一時有爲借動里夫之說者余曰不然輸納有則經費有歛何勞吾赤子爲乃盡出俸餘市材雇役卜基慧文院之右創建正殿五楹後殿三楹大門中扉各如其數對以藩屏繚以周垣奉顯佑伯而中處焉衆皆喜曰公之視伯猶府之視縣也請謁有期稟命有時凡事各有專署若朝夕

嚴侍於大府之側其何以自安乎於是乃立祭期而作  
迎神送神之曲詞曰笙簧奏兮金鼓鏜神之來兮八鸞  
鏘鏘醴酒在堂君子樂兮壽且康萬年如斯進霞觴燎  
瘞旣畢牲醴分神已餽兮均且平百室盈兮婦子寧神  
將安息歸太清朝遊八極暮滄溟五風十雨和生民

重修鼓角樓記

黃似華

嘗讀王文成居官箴云民情好逸勿擅興作以傷物力  
心甚謹之以故濫竽郡邑周二十年凡緇流黃冠競以  
謬悠之說欲莊嚴其古刹而跋翼其新宮百歆之而百  
不售也游人俠客痛飲雄談賞名勝之可娛悵丹雘之  
未具則攘袂從與如醉翁六橋故事又概未許衙舍之

湫隘器具之殘缺往往寤甚吾不欲豁平昔時意苟安  
之已耳一切不急之務無益之作總不敢以煩土木而  
勞工力抑又聞之薛宣子爲彭城令宣過之橋梁郵驛  
不修卽歎其不能張忠定以縣令置頓嚴辦更鼓分明  
遂稱爲好官此胡以說也豈繇前不戒則虜使其民繇  
後不慮則傳舍其官事固不可以執一論耶郡治東偏  
有譙樓自勝國燼於兵燹寄更漏於儀門入我朝又百  
有餘年而武林錢公始鼎建之移震而吳壘土爲臺臺  
上構樓更名鼓角趾宇高廣鐘鼓銅壺角牌數目詳熊  
侍御碑記中迨予至又後錢公百餘年圯甚不復可因  
上祀一元帝向非范金爲之當久漂搖風雨下矣五夜

執籌之夫惴惴覆壓是懼後請移置鐘鼓畧不及修復  
事蓋卽輿臺走卒亦知公帑搜括之後地方災膏之餘  
上下俱訕軌難舉羸耳予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前人  
遺事矧簡闕尙不能辦何況其他顧覈修理公署歲  
額纔十五六金遇新守之仕則預籍數年以下猶不給  
諸務穢是其纖嗇若此而予自視事弊規都盡露肘無  
措祇自捐俸薪二百金以爲嚆矢汝俗質僿莫有應者  
惟崇藩及其藩之承奉戚畹二三人與州縣長吏乃各  
有捐于是鳩工庀材子來從事經始于上巳之吉後重  
五二十日落成前助尙有贏餘會方修志屬典守者卽  
克其費告竣有日當另置牌懸示以旌義舉若前記援



引堯典故天勤民之意某不敢侈其能郡人稱遠望如  
團葆羽此舉最為助宣風氣其亦不敢尸其功而第叙  
重修大旨如此維時同知萊陽宋兆祥通判溧水張統  
安岳范月第推官興化魏應嘉咸協予經理時宋署中  
范署黜則又以州縣之助助之而予即前閩浙江南北  
舊守令也登焦鏞榜進士蜀之內江人

汝州遺愛祠記

黃似華

郡治西有蒙城張公子麟碑亭亭久廢惟碑在額趺剝  
落泥淖中祠禁豈為汝設而汝向無祠他處往往如綴  
蜂室豈彼皆好腴而此獨有三代之遺直耶爰闢故址  
剏起三楹繚以垣墻重門如制增祀蒲州王公崇古寧

鄉曹公科饒州史公桂芳淮安邱公度從民思也續搜  
有邱公一碑亦置祠內題其門以今名而予為記予惟  
今之守名則古也而實非古矣古之時或以尚書令僕  
射出為郡守或以郡守入為三公位括而權重上非有  
臺使監司之節制下而丞掾史不得持事而掣肘以故  
尊遂行行其志治化淳美境內殷富今之守僅僅簿書  
期會即米鹽凌襍皆視上可否刑名所關動有叅馭異  
同首尾足畏城堰莫展而聰明特達之士了無顧忌每  
破常格則按劍鏢金隨其後惟中庸者流直泛泛悠悠  
無所事事待滿歲月遷去噫守而若是則古所稱與我  
共治惟良二千石者何在耶雖然治無寬猛官無利鈍

顧真有愛民之心何如耳今五君子者張弛釐舉都在  
民上起念如興水利預儲侍振文教表節孝剔弊竇警  
奸慝清寃滯修橋梁與夫戡亂之功嚼蘖之操一皆率  
任自然非以示德于民而民亦翕然驩然信而悅之去  
則泣留久而彌思惟其愛之真也不則有喜功趨事之  
心乏從善闕疑之度雖曰利之其實害之則爲愛吾技  
不則竊皎皎之聲負悻悻之氣傲視上官睥睨同列不  
顧民事之得濟與否則爲愛吾名又不則如前所稱泛  
泛悠悠無所事事則爲愛吾官皆非真心能愛民者也  
而胡以祀焉或有造予者曰是祠也成五君子可六矣  
且自昔爲守者固未有過潁川者也予曰非敢然也麻

中之蓬直莖上之露清其所托者然也夫人亦慎所托  
矣藁城守汝八年惠澤最渥而蒲州精敏寧鄉節愛饒  
州教化淮安清肅後先相望長興徐公中行治行不減  
五君子而文雅過之徒以任淺不敢及則良二千石之  
多可知也後之君子將以汝南月旦重此祠不以蜂室  
視之而且式穀似之則區區有深意耳抑予常有言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矣三代遺直在斯其以予言爲然否

復立范張祠記

張鼎彝

去天中郡之迤西而北及舍鋪名金鄉朔暨椽髻數椽  
覆以鬚茅爲今之郵舍云雙松古于舍後張子過而疑

之是必有異跡之知爲漢范張祠元伯巨卿稱生死交  
備詳郡史汝人士高其義建祠雞黍臺歲時致享焉先  
朝邑冢宰趙公賢移今地相傳祠後卽元伯墓兵燹以  
來烏啼鼠拱祀典湮滅令是邑者以其祠爲公廨而並  
廢其像張子惻然曰見古之賢人君子而不知敬之慕  
之此其人可知也見古之賢人君子敦信重義篤於交  
誼生死以之而不知敬之慕之此其人于朋友可知也  
見古之賢人君子敦信重義篤于氣誼生死以之百世  
高其行爲之肖像以求椎牲以享而我乃不特不知敬  
之慕之已也坐視其淪廢而弗之恤甚且以其舍爲公  
郵而並廢其像使後人過其地者竟莫知爲誰氏之宇

也此其人尙可言乎嗟乎彼其意不過謂古之賢人君子卽敦信重義篤于氣誼生死以之于我無與耳而上官者可以榮我辱我予奪我者也公廨弗修倘上官者過而獲戾焉彼古之賢人君子卽敦信重義篤于氣誼生死以之而我朝設醴而夕告虔其能爲我援掖乎推此心也則卽傾千人之廬破萬家之產苟可以得上官之心所弗恤已又何賢人君子一祠之兢兢爲然而其上者苟非大謬於賢人君子之道必不以其能媚我而重之也則何益哉或曰兵燹之餘土滿民瘠上官又未可以露處稍變通焉亦未爲賢人君子之所重非子何咎之深也無信不立孔子嘗言之矣元伯巨卿皆信之

表也借口于兵燹而棄民之表未見算有能成民者也  
若夫子維名教前人之所不能爲者政後人之所不能  
需余遵汝年餘郡有賢人君子敦信重義篤于氣誼生  
死以之數千百年來肖像以求椎牲以享而乃弗能詢  
之父老稽諸郡史早爲表章之以樹民則而猶坐視其  
淪廢使其祠猶爲公廨過是地者猶弗知爲誰氏之宇  
是則余之過也夫爰謀諸衆而復之